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霹雳州锡矿业没落  
对怡保华人社会发展之影响  
(1985-2016)

科目编号： ULSZ 3068

学生姓名： 徐俊华

学位名称： 文学士（荣誉学位）

论文指导老师： 黄文斌博士

呈交日期： 2016年8月19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绪论.....	1
第一节、研究对象与动机.....	3
第二节、文献回顾.....	5
第三节、研究方法.....	8
第四节、论文篇章结构.....	10
第一章、霹雳州锡矿业没落对经济及华人人口流动的影响.....	11
第一节、对经济的冲击.....	11
一、锡价暴跌.....	11
二、锡产量减少.....	13
二、失业率提高.....	14
第二节、对华人人口流动的影响.....	17
一、人口流失的现象.....	17
二、以采锡区人口为例.....	20
第二章、霹雳州锡矿业没落对怡保华人社会的影响.....	22

第一节、对社团与公会的影响.....	23
一、矿业会员减少 .....	23
二、矿业精英减少 .....	27
三、财力受影响 .....	29
第二节、对社会回馈的影响.....	33
一、教育的经济来源受限 .....	33
二、庙宇的经济来源受限 .....	37
第三章、怡保锡矿业何去何从.....	39
第一节、锡价崩溃后锡矿业所面对的问题.....	39
一、锡矿业与夕阳行业的讨论 .....	41
二、锡矿业的限制性与重生可能 .....	43
第二节、锡价崩溃后怡保锡矿业的求存与转型.....	47
一、华人锡矿业代表的努力 .....	47
二、锡矿业的转型 .....	49
结语.....	52
参考资料.....	54
附录.....	60
附录一 .....	60
附录二.....	74

附录三.....	78
附录四.....	79
附录五.....	80
附录六.....	81
附录七.....	82
附录八.....	82
附录九.....	83
附录十.....	84
附录十一.....	86
附录十二.....	87
附录十三.....	88
附录十四.....	88
附录十六.....	91

霹雳州锡矿业没落  
对怡保华人社会发展之影响  
(1985-2016)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3ALB08301

日期：2016年8月10日

##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 1985 年 10 月 24 日国际锡价崩溃后对霹雳州怡保华人社会发展之影响。对比锡价崩溃前后，看怡保华人在锡矿业向荣时对社区发展的贡献与其没落后对华人社会的演变。本文将透过官方档案、报章、社团及学校资料，梳理出锡矿业没落前后与华社关系的渊源，再进一步论述矿业没落当地华人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霹雳，以丰富的锡产闻名，其锡产量一直以来都位居全马之冠，而怡保作为其首府自然也与锡矿业挂钩，早期社会发展主要依靠锡矿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而起落。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期，锡矿业虽有起有落，但仍然是锡矿业最美好的时期，至 1985 年国际锡价崩溃为止，锡矿业迈向没落，怡保首当其冲。如今，距锡价崩溃至今已足一代，可从中看出箇中影响。目前，鲜有前人专门对怡保作出锡价崩溃后的研究，笔者仅能从官方档案、社团原始资料开始着手整理，再加上其他当代的研究及口述访问，互证得出结论。

本文第一章试图整理霹雳锡矿业没落对经济及人口的影响。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对经济的影响〉，透过整理锡价、霹雳与近打的锡产量、霹雳失业率、矿工人数等资料，以分析出锡价崩溃对经济的影响。第二节则处理透过文献分析及口述访谈，处理近打县与怡保的人口资料，探讨经济冲击所导致人口减少或外流的现象。

本文第二章主要探讨锡矿业没落对怡保社团活动及社会回馈的影响。本章同样分为两节，第一节为〈对社团与公会的影响〉，透过怡保市内各个社团与公会，如霹雳嘉应会馆、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和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现有资料的分析，

以整理各社团矿工与矿业精英人数减少，财力受影响等现象。第二节〈对社会回馈的影响〉则是以学校及庙宇的捐献记录为例，对比锡矿业没落前的贡献及没落后的衰退，分析出锡矿业作出怡保经济主导地位的变迁。

本文第四章主要探讨怡保锡矿业没落后所面对的问题及其发展与转型。第一节〈锡价崩溃后锡矿业所面对的问题〉，试图透过报章的报道与锡矿业代表人物的访问，分析锡矿业历年来所面对的问题，并从中探讨锡矿业与夕阳工业挂钩的讨论。第二节〈锡价崩溃后怡保锡矿业的求存与转型〉则整理华人锡矿业代表曾经在锡价崩溃后所作出的努力，另外也处理怡保锡矿业要实现经济转型的部分。

在讨论行业对怡保华人社会发展的影响上，本文虽然已大致整理出霹雳锡矿业对社会各方面影响的脉络，但仍有诸多不足之处。由于笔者资历尚浅，加上时间紧凑与篇幅的限制，使本文各方面的资料皆未能充分收集及齐全。若能搜集到更多有关怡保锡矿业历年来与各阶层紧密联系的详细资料，相信将更有利于研究锡矿业这行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笔者希望将来有兴趣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可以深入地探讨社会阶层，或整理出如本文所提到的各怡保矿家的传记，方便后来学者的研究，以有助于记载锡矿业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与影响，重新去拼凑这个行业对怡保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 霹雳州 怡保 锡矿业 没落 华人社会



## 致谢

这份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全靠各方的协助与配合。因此笔者借此机会感谢各位曾给予笔者协助的人士。首先，笔者非常感激论文指导老师——黄文斌博士。在笔者撰写论文期间，尽管老师教务繁忙，但仍然会在百忙中抽空与笔者讨论有关论文事宜，指出笔者的纰漏并提供建议，使笔者获益良多。据知，由于教务繁忙而时间有限，老师特意在凌晨五时起床检阅笔者论文，让笔者为之动容。因此，笔者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学生在老师底下参与人文研究工作，效仿老师“以历史建设为志”，以减少研究工作者的负担。

此外，笔者也由衷地感谢双亲，感谢他们在笔者选修中文系及撰写论文上皆给予很大的鼓励与支持。此外，笔者也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提供协助的社团及机构，包括霹雳国家档案局、霹雳地质矿务局、霹雳统计局、怡保市政厅、霹雳嘉应会馆、霹雳中华总工商总会、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和坝罗古庙。相关单位在文献保存的工作上下了极大的努力，才使笔者得以获得原件资料。笔者也不忘感谢拿乞新村村长廖伟华先生应允笔者的口述访谈，为笔者提供拿乞新村历年来社会变迁，还原历史面貌。最后，笔者还要感谢慧倩学姐同意笔者借阅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剪报与备忘录资料，为笔者的搜集工作省下不少功夫，使论文顺利完成。

## 绪论

自 18 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常面对经济萧条及政治动乱，加上本地的矿业及橡胶业的兴起，使英殖民政府寻求大量的劳工。在各种内因外缘的影响下，具有应变及求生本能的华人大量南渡到马来半岛，引起一股移民浪潮，其中以霹靂州及雪兰莪州作为华人矿区的集中地。相较下，霹靂州是马来西亚锡产最高的州属，凭着得天独厚的丰富锡产及其经济价值，吸引当时许多华人矿工聚居此地。

早期的华人矿工基本上活跃于盛产锡矿的拉律一带（今太平），当时，以华人为首的两大帮派“海山”及“义兴”为争夺矿地而起争执，加上霹靂州王位继承的纠纷，终引发“拉律战争”（Larut War）。有关的斗争导致华人采矿活动受到争乱的波及，锡矿与商业严重受到打击。直到 1874 年，英国藉机插手干涉，使两派人马签订“邦咯条约”，遂成立太平（Taiping）。到了 1880 年，太平的锡苗已逐渐减少，同时矿家发现州内近打河流域蕴含更丰富的锡矿后，才逐渐往东南方的近打河流域发展。近打河流域位于霹靂的东部、河流自东北往西南斜贯，沿着丹绒红毛丹（Tanjung Rambutan）、巴占（Bercham）、打昔（Tasek）等地延伸，途经怡保市中心、万里望（Menglembu）、务边（Gopeng）、督亚冷（Tanjung Tualang），一直到安顺（Teluk Intan）为止<sup>1</sup>。

同年，怡保开埠，华人矿工纷纷聚居此地，在锡业蓬勃发展下，怡保不断被开发、建设，使它从原本的部落，乡村发展成为城市，欣欣向荣。锡矿业对

---

<sup>1</sup> 经笔者按照地图分析近打河流域的路线图及其附近所形成的村镇。具体开埠年份不详，按 *Kinta Valley* 记载，相关城镇的警察局成立年份分别是务边 1879 年，万里望 1892 年，丹绒红毛丹 1897 年和督阿冷 1900 年。

怡保而言，无疑是开启现代化工业的重要钥匙。该行业作为怡保的经济命脉，促进了当地发展的进程。怡保区内的学校、火车站、铁路、大部分都在 20 世纪初兴建，其中无一不是靠矿工或矿家捐助而成的。发展到了 1937 年，怡保已后来居上，超越了当时的首府太平，遂取代太平成为霹靂州的首府（Khuo Salma Nasution and Abdur-Razzaq Lubis, 2005: 200）。是年，全马华人矿工总数共有 83,114 人（Mines Department, 1947: 31），仅是霹靂州就占了其中的 37,231 人（林水椽，骆静山，1984: 243），换言之，全马华人矿工中，有约 44.8% 在霹靂州工作，是当年马来亚最多华人矿工的州属。霹靂州与怡保市的发展是成正比的，故笔者认为霹靂州人口之发展也正好反映怡保的发展。

怡保的发展一直随着锡市起起落落。1982 年 6 月 30 日，第五届国际锡协合约<sup>2</sup>约满<sup>3</sup>，作为锡消费大国的美国及玻利维亚先后在第六届国际锡协成立前夕（1982 年 7 月 1 日至 1987 年 6 月 30 日）先后退出国际锡协合约（丘思东，2015: 138），锡市自始动荡不安并逐渐衰退，直到 1985 年，锡市终于不支，全面崩溃，从此一蹶不振，同时也导致盛产锡米的怡保备受影响。因此，本文将以此具有代表性的地域，进一步去探讨锡矿业在 1985 年 10 月 24 日锡价崩溃后对华人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并分析该行业所面对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

<sup>2</sup> 国际锡协：International Tin Agreement，由锡产及消费国组织而成，透过缓冲锡囤基金及实施锡产出口限制等措施，维持锡价及其供求的稳定。

<sup>3</sup> 第五届国际锡协合约原在 1981 年 6 月 30 日约满，因第六届锡协未能及时更新而延至 1982 年 6 月 30 日毕。

## 第一节、研究对象与动机

怡保，旧称坝罗，因盛产锡矿，素有“锡都”的美称。它的名称由来共有几种说法：一、取自河末处“Kampong Paloh”。早年的近打河因天然因素导致供应品不能河运上岸到乌露近打（Ulu Kinta）一带作矿场需要。当时河末处就成了上岸的地点，即河东岸（现怡保新街场）的“Kampong Paloh”，坝罗就是“Paloh”的马来译名（黄尧，1967：89）；二、源于地理因素。早期的近打尚未定型，河床经常因泛滥而改道，沿河低洼处形成积水地，而马来文“Paloh”的意思即池沼或积水地（百年纪念特辑小组编，2007：64）；三、取自用来收集锡矿的金山沟马来文译名“Palong”；四、怡保以客家及广东的矿工居多，而洗琉璃普遍用的铁锅，也称“箩”，按客家及广东方言的谐音，“霸箩”意味着在这个地方得“霸（强占）着箩”，才能够谋生。除了地理因素外，其他的说法都证明了坝罗的命名与发展皆与锡矿业挂钩。

怡保的开埠比起近打河流域周边等地，如务边和太平来得慢，但其发展却比前者更为快速，足见怡保与锡矿业的关系更加密切及集中。锡矿业的矿务发展，导致怡保的人口越来越多，人口的增长使区内完善了基本的社会设施，包括行政大楼、交通、学校、庙宇、戏院及社团等，最后发展成城市。然而，这个地方的繁荣却与锡价直接连系，每每锡价上涨，怡保自然随着繁荣，一旦碰上锡市动荡，它又随着萧条，冷清。如 1929 至 1933 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及 1942 至 1945 日据时期等，皆冲击当代的锡市，影响锡业与社区发展。

怡保的繁盛虽随着锡市多次动荡，但终究在华人的奋力下，熬过一次又一次的困境。直到 1985 年锡价崩溃，霹雳州锡矿业自此一蹶不振，这对怡保这个

盛产锡矿的城市而言，无疑是致命的伤害，使怡保市内至今也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适逢锡价崩溃至 2016 年已有一代，现已足以从中看出锡价崩溃对怡保社区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年限定在 1985 年至 2016 年，然而要得出锡矿业对社会发展之影响，必然要对比锡矿业辉煌时期的贡献。因此本文选择 1985 年这标志性的年份作为分歧点，往上追溯并往下探讨该行业对怡保社区发展的贡献，透过对比两者，看出锡矿业没落前后约 60 年间内，对怡保社区发展产生的变化，从中研究个别行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鉴于日据期间锡矿业因战乱受到重挫，矿场纷纷停顿，锡业堪称清零的状态，直到日本投降，撤退，该行业才重振旗鼓。紧接 1950 年代，韩战爆发，引致锡价飙升，锡矿业又恢复辉煌。为了看出锡矿业从零至兴起的贡献，本文追溯的年限从 1950 年开始，并透过 1985 年锡矿业的没落，探讨该行业从兴起到没落的影响，以论证锡矿业没落至今一代的演变。

## 第二节、文献回顾

经过搜索，笔者发现有关霹雳锡矿业的论著大部分都以早期的发展为主，针对矿业没落对社会发展之影响的资料则较少，尤其在怡保社会这方面，主要的论著皆阐述锡矿业对怡保发展的贡献。与矿业没落相关的资料多出现于报章资料，所反映的角度仅从社会出发，不尽全面，而专门探讨矿业没落对怡保发展之影响的专著则有所欠缺。唯有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编的《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2002）和丹斯里拿督丘思东分别编著的《马来西亚的沙泵锡矿工业》（1984）及《锡日辉煌——砂泵采锡工业的历程与终结》（2015）在这方面有加以整理及记载。这三部专著为本文提供极大的协助，它记录了锡价崩溃前后，由盛转衰的情况，其中不乏丘思东本身作为矿家的宝贵经验。他所整理及总结得来的锡矿业大事记和历年来的矿业数据更为笔者了解整个锡矿业发展提供了方便之门。另外还有陈爱梅的论文〈经济大萧条时期霹雳的社会及矿场华工状况，1929-1933年〉（2006）也曾深入地探讨处于经济动荡的霹雳华人社会，透过官方及报章资料，勾勒出矿场工人的经济、社会状况及动向。至于其他与锡矿业关系较为密切的专书包括 David Palmer 及 Micheal Joll 所著 *Tin Mining In Malaysia 1800-2000: The Osborne & Chappel Story*（2011）。有关著作梳理了英国锡矿企业 Osborne & Chappel 在近打河流域一带所有的矿业发展及矿场资料。

在查阅与锡矿业相关的数据时，笔者到马来西亚统计局、怡保市政局及霹雳地质矿务局翻阅原件资料，以查询霹雳或怡保的经济、人口、地理与锡矿业的数据。关于近打及怡保的地域性专书则数 Khoo Salma Nasution 和

Abdur-Razzaq Lubis 著的 *Kinta Valley* (2005) 及 Hok Tak Ming 著的 *IPOH: When Tin Was The King* (2009)。相关著作主要叙写早期的霹雳、近打河流域或怡保锡矿及社区发展的关系, *Kinta Valley* 的内容更介绍了近打河流域各地区的命名, 同时收藏了怡保早期各种珍贵的照片, 包括休罗街、旧街场、旧矿场及金山沟等。另外, 黄尧 (1917-1987) 的《星马华人志》(1967) 也记载了怡保开埠时期。该专著内容包括怡保和坝罗的命名与传说、旧街场与新街场的历史等, 其中更不乏当代华人社会与锡矿开发的记载。

在搜索资料过程中, 怡保的社团所出版的特刊也是本文该参阅的论著及资料来源。如霹雳留台同学会 1992 出版《霹雳留台同学会银禧纪念特刊》和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的《回顾百年特辑 1907~2007》(2007), 皆出于当地人笔下,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为普及性的资料, 两者皆普及了笔者对怡保锡矿业的整体面貌。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各章节所研究的对象, 笔者特别借鉴文平强《马来西亚华人人口: 趋势与议题》(2004), 以具体地了解马来西亚及霹雳州的人口概况。同时参考杜美慧的论文〈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研究〉(2015), 以对该公会有初步的认知。此外, 针对论文第三章, 对社会回馈影响的部分中所提的教育发展, 笔者也去搜索并阅读《马来西亚华文中学的改制与复兴—以霹雳州为例 (1962-1985 年)》(2014), 以普及霹雳州的教育发展之概况, 同时透过该论著去了解本文章节的研究对象之——育才独中。

霹雳州以丰富的锡产量成为 19 世纪中期中国华侨南来的原因, 其中近打区更成为华侨矿工的集中地。有鉴于此, 笔者找到了芭芭拉·沃森等人著的《马

来西亚史》（2010）、高伟浓《清代华侨在东南亚-跨国迁移、经济开发、社团沿衍与文化遗产新探》（2014）、林廷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及林水椽、骆静山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1984），透过以上的资料初步了解霹雳锡矿业开发与华人社会关系的概况。

《马来西亚史》论述了马来联邦锡矿工业从 19 世纪中期至 1960 年的发展，也提及欧洲经济效应及华人对采矿技术的改革。《清代华侨在东南亚-跨国迁移、经济开发、社团沿衍与文化遗产新探》则剖析了 19 世纪马来亚的华侨采锡区，其中就有论及霹雳、雪兰莪、彭亨及森美兰这几个主要的矿产地。就霹雳而言，就分为三大矿区，包括近打矿区（后来的怡保）、近打西部的端洛矿区及拿律矿区，还简略地介绍胡子春（1860-1921）及姚德胜（1859-1915）等在霹雳州活跃的矿家。另外，《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阐述了 1950 年以后，50 年内霹雳州新村经济发展及职业变迁，也补给了当代社会面貌及其文化生活。至于林水椽与骆静山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则梳理了一幅早期华人与马来西亚的接触蓝图，包括华人南移的背景及移民类型、华侨出洋与移民的动因等。该论著记载了拿律战争与当地锡业的成长，也收集到一些战前的矿业数据，包括华工人数、锡税百分比及华人和欧洲人锡产量比较。

透过整理前人的研究，笔者发现锡矿业作为怡保的标志性行业，无论是特刊、报章或专书，凡提及怡保者，无一不论及锡矿的开发及发展。锡价的起起落落，使怡保犹如风中柳絮，随风摇曳。但不论多少次风波，至少皆在华人群体的努力下顽强地撑起来。奈何，1985 年锡价崩溃的经济效应使怡保锡矿业风光不再。因此，本文将初步探讨锡矿没落后，当地锡矿业的概况及前景。



### 第三节、研究方法

#### 一、实地考察

本文以怡保锡矿业及社会发展作为关键，因此笔者特别前往怡保地质博物馆及金宝的近打锡矿（沙泵）博物馆寻找相关行业的资料，并到访国家档案局，地质矿务局及其图书馆借阅官方的档案记录。基于本文也会初步探讨怡保社会的发展，因此笔者选择前往中华工商总会、霹雳华人矿务公会、霹雳嘉应会馆、育才独中及坝罗古庙寻求协助并进行考察。目前，怡保区内的锡矿业已逐步迈向转型，所以也笔者特别到崑崙浪休闲公园、拿乞御景湾和金沙湾、孟加兰小西湖住宅区、大和园废矿湖及怡保鞋城等地，考察废矿湖在改建前、中后期的活动。

#### 二、文献分析

锡矿业走入历史的同时，除了矿工的汗水与心血外，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献记录，全靠本地研究的学者及协助文献记录人员的努力，有关锡矿业与社会动态的文献才得以保留并整理出来，使笔者在查找资料时更为便捷，减轻笔者的工作量。如丘思东所著的《锡日辉煌——砂泵采锡工业的历程与终结》就为笔者提供了大量的矿务数据，包括锡价、锡产、矿场及矿工人数等。另外，霹雳嘉应会馆、霹雳中华工商总会、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在保存会员名单与公会剪报的用心，也使笔者能够在相关的基础上去分析及统计，如逐一计算嘉应会馆的矿工人数、中华工商总会的矿业代表人数、子女学业奖励金等。再加上各公

会、会馆及学校所出版的特刊和互联网的存档，这些资料皆有助笔者勾勒出怡保锡矿业曾在社会生活过的蓝图。

### 三、口述历史

本文的口述历史以丹斯里拿督丘思东（1931-）及拿乞新村村长廖伟华及（1963-）为访问对象。丘思东自 1950 年代开始从事锡矿业，直到 1991 年才全面停止他的矿场操作。他常在怡保（Ipoh）与金宝（Kampar）之间游走，担任许多社团领袖的职位，如霹雳嘉应会馆名誉会长及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长等，见证了锡矿业对怡保社会的影响。至于廖伟华作为土生土长的拿乞村民，熟悉拿乞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他在 2014 年开始担任村长至今，手上也掌握了拿乞新村的人口资料。因此笔者特采访两者以获得与本文相关的研究资料。

## 第四节、论文篇章结构

绪论

研究对象与动机

第一章、 霹雳州锡矿业没落对经济及华人人口流动的影响

在本章节，笔者将梳理霹雳锡矿业没落对经济与华人人口流动的影响，尽可能整理锡矿业没落对霹雳、近打或怡保的经济与人口所造成的冲击。在研究对社会其他阶层前，先理清经济与人口的影响，才有助于切入怡保社会的影响。

第二章、 霹雳州锡矿业没落对社会的影响

本章节会透过各公会、社团、学校与庙宇的资料，对比锡矿业辉煌时期对社会的贡献及没落后的缺席，以分析锡矿业没落对怡保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第三章、 怡保锡矿业何去何从

本章节将整理锡矿业没落以来所面对的问题，并从中分析锡矿业与夕阳工业的讨论，探讨锡矿业是否复兴无望。另外也会整理出华人锡矿业代表在重振锡矿业的努力，并阐述怡保锡矿业目前所实现的经济转型与未来发展。

结语

## 第一章、霹雳州锡矿业没落对经济及华人人口流动的影响

早期的华人南渡到霹雳，主要出于经济及政治的考量。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多数选择劳动性行业，如 19 世纪中叶兴起的矿工及 20 世纪初的割胶工人。锡矿的兴起，一并带动其他行业的行情，如五金、建筑及运输，对州内的经济做出莫大的贡献。丘思东指出，由于锡矿兴盛，所有物资供应商都集中于怡保，使到 1970-1980 年代中期，怡保餐饮业、娱乐场所及夜生活都非常繁盛（丘思东，2016）。奈何，锡矿业没落后，锡市供过于求，有市无价，矿场纷纷在短时间内倒闭，使市场多出一大批人力，州内的失业率瞬间暴涨。这不但对整个霹雳的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也导致越来越多人口往其他州属和城市发展，所留下的，仅仅是曾经辉煌过的土地。

### 第一节、对经济的冲击

#### 一、锡价暴跌

霹雳州作为马来西亚锡矿业的重镇，它的经济与锡价息息相关，锡市大好时，它自然水涨船高；锡市崩溃，它也随着衰退。以下表一显示了1981年至2010年平均锡价的波动。

表一：平均锡价（1981-2010）

年份	平均价	年份	平均价
1981	32.34	1996	15.35
1982	30.09	1997	15.31
1983	30.19	1998	21.46
1984	29.16	1999	20.20
1985	29.67	2000	20.47
1986	15.39	2001	16.49
1987	16.80	2002	15.33
1988	18.49	2003	18.83
1989	23.06	2004	32.74
1990	16.45	2005	28.48
1991	15.05	2006	32.03
1992	15.23	2007	49.74
1993	13.14	2008	62.93
1994	14.14	2009	47.55
1995	15.54	2010	64.31

资料来源：丘思东，2015：164-165

表一显示，早在1981年，锡价仍维持着每公斤32.34令吉的合理价格，但随着1982年第五届国际锡协约满及美国、玻利维亚先后退出锡协的举措，导致锡市开始动荡，造成锡价下降的现象。直到1985年，锡价已降至每公斤29.67令吉的价格，虽然较之1981年仅仅减少了2.67令吉，但减幅不多的原因是锡价在10月24日崩盘，未对1985年的平均值造成极大的波动。如此一来，锡价随即在1986年明显地大挫，仅剩每公斤15.39令吉，跌幅超过48%，甚至在紧接的十年内（1989年除外）长期维持在每公斤13至18令吉，难以超出20令吉的水平。1993年，锡价更达到了历年来的谷底，仅有每公斤13.14令吉的水平。

## 二、锡产量减少

锡价的下滑，导致锡业无利可图，矿家支撑不住矿场的营运经费，纷纷倒闭，也间接影响了马来西亚的锡产量，霹雳州更是首当其冲。因为该州历年来都是马来西亚锡产的主要产地，每年生产超过锡总量半数以上的锡米。如表三显示：

表二：马来西亚与霹雳锡产量（1975-2004）

年份	马来西亚锡产量（公吨）		霹雳锡产量（公吨）		比率（%） *
1975	64,364		37,435		58.00%
1980	61,404		35,019		57.03%
1985	36,884		19,972		54.15%
1986	29,134		16,622		57.05%
1990	28,468		17,609		61.86%
1995	6,402	8,58,8255 公斤 e	4,150	5,566,518 公斤*	64.82%
2002	4,215	5,772,241 公斤 e	2,844	3,895,100 公斤*	67.48%
2004	2,745	3,796,881 公斤 e	2,152	2,976,671 公斤*	78.40%

资料来源：Malaysian Chamber of Mines Yearbook（1975-2004）

备注：

- 1) \*经笔者计算所得。
- 2) e: 1 公吨等于 1000 公斤，但公吨数值经计算后未等于同年公斤数值，笔者推测为公吨转化公斤时，整数之间的微差所造成。

1985 年锡价崩溃，霹雳州的锡产从 1980 年的 35,019 公吨减产至 19,972 公吨，总共下降了约 43%。锡业的危机导致马来西亚及霹雳的锡产量有减无增。在 1990 及 1995 年，马来西亚的锡产量依次是 28,468 公吨和 6,402 公吨，产量

减少几近 78%。至于霹雳的锡产量则分别是 17,609 公吨及 4,150 公吨，这五年间的跌幅达到了 76%。截至 2004 年，马来西亚及霹雳州的锡产量已从 1995 年的 28,468 公吨和 17,609 公吨分别锐减至 2,745 公吨及 2,152 公吨。可见，锡矿业的没落导致锡产量严重下降。

## 二、失业率提高

锡产量大量减产，意味着行业内不再需要庞大的人力资源，市场上顿时多了一批失业的矿工，具体数据可参照表三的霹雳州失业率。

表三：霹雳州 1982 年至 2014 年间失业率（%）

年份	失业率	年份	失业率	年份	失业率	年份	失业率
1982	5.4	1990	4.1	2001	4.0	2009	3.5
1983	5.1	1992	3.7	2002	3.9	2010	3.0
1984	5.4	1993	4.3	2003	4.8	2011	2.6
1985	6.1	1995	3.9	2004	3.3	2012	3.0
1986	8.7	1996	3.2	2005	3.3	2013	3.9
1987	8.0	1997	2.2	2006	3.5	2014	3.4
1988	8.1	1999	4.3	2007	2.9		
1989	5.5	2000	3.5	2008	3.8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https://www.statistics.gov.my>

备注：欠缺 1991 年及 1994 年资料。

按照国家目前对于充分就业（Guna Tenaga Penuh）<sup>4</sup>的假设，马来西亚的失业率只要少于 5%即可被认定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纵观霹雳州 1982 年至 2014 年的失业率数据，在 1982 年至 84 年，该州的失业率仍相对稳定，维持在 5.1 至 5.4% 间，距充分就业不远。但 1985 年适逢锡价崩溃，那年的失业率遂急降至 6.1%，下一年更大幅下降 2.6%，以 8.7% 达到该州 30 年间失业浪潮的最高峰。这意味着锡价崩溃对霹雳整体的经济急速衰退，各行各业皆出现裁员的现象，失业率才直线飙升。该州甚至在紧接 2 年时间仍被 8.0% 及 8.1% 的失业率所笼罩，这样的经济余波一直到 1990 年才恢复至 4.1% 的水平。

就矿业而言，早在 1947 年，全马来亚的矿工人数共有 30,076 人，而霹雳则占了其中的 16,277 人（Mines department, 1947: 31），意味着半数以上的华人矿工皆聚集此地。但自从锡矿业没落以后，矿工大量减少。据报道，锡价崩溃的冲击使到全国的矿场在 1986 年下降到 300 家矿场以下，比起 1982 年的 600 家相差甚远。其中，霹雳州沙泵矿场仅剩 103 家仍然生产。在 1984 年，各采矿方式的人数分别为沙泵 12,586 人，铁船 6,586 人，露天 1,771 人，地底 1,490 人，其他 1200 人，共 23,633 人。然而，1985 年 10 月锡市收盘，至 1986 年 1 月为止，霹雳州矿工人数迅速下降，短短三个月，共有 4,754 名矿工失业及 118 间沙泵矿场停业（《星洲日报》1986 年 1 月 11 日）。直到 1991 年，霹雳州参与矿业或挖掘业的劳动力只有 0.8%，即 4,863 人。反之，霹雳州制造业及社区和个人服务业的劳动力分别占了 23.5% 及 27.7%<sup>5</sup>。由此可见，霹雳州锡矿业昔日

---

<sup>4</sup> 充分就业：经济学理论，假设所有人力资源皆被善用，没有浪费现象。在马来西亚，失业率低于 5% 即可视为充分就业。

<sup>5</sup> 鸣谢霹雳统计局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所提供的原件资料。



辉煌不再，州内的经济从锡矿业过渡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也是造成霹雳州失业率自 1990 年后获得改善的原因之一。

尽管笔者难以确定当时怡保的矿工人数，但锡矿业的影响仍具体反映在马来西亚矿业商会（Malaysian Chamber of Mines）<sup>6</sup>历年来怡保的会员人数。如表四所示：

表四：马来西亚矿业商会历年年鉴中的怡保会员人数

年份	普通会员人数
1970	47
1975	55
1985	24
1995	23
2002	22

资料来源：Malaysian Chamber of Mines Yearbook（1970-2002）。

该会怡保会员人数在 1970 至 75 年仍呈现上升趋势，直到 1985 年，锡价崩溃，怡保会员瞬间减少半数以上，从 55 人减少至 24 人，并在往后的 10 年内持续减少。马来西亚矿业商会作为锡业精英的公会，怡保会员减少意味着该市的精英也同样减少，所受的影响不仅仅是在会员名单上出名，背后还包括业者公司那些数以百计、千计的矿工遭到遣散。

<sup>6</sup> Malaysian Chamber of Mines: 马来西亚矿业商会，原名 States of Malaya Chamber Of Mines，成立于 1914 年 12 月 10 日，1988 年 9 月 8 日改名并沿用至今。主要功能为保障矿业者的利益，宣传、支持或反对影响矿业的政策及与其他本地或外地的矿务组织交换矿物资讯。

## 第二节、对华人人口流动的影响

### 一、人口流失的现象

锡价暴跌、锡产量下降、矿场倒闭、失业率暴涨.....锡市瓦解造成的经济不景，直接反映在霹雳州的人口流动之中。华人为寻出路，有者选择转行，有者则前往经济发展更好的州属谋生。以下表五显示霹雳州人口的变化。

表五：1970-2000\*(‘000) 霹雳州总人口、华人人口及人口年度平均增长值

年份	人口总数	华人人口	年份	人口年度平均增长率	华人人口年度平均增长率
1970	1,569.1	666.4	1970-80	1.5	1.0
1980	1,805.2	737.2	1980-91	0.8	-0.4
1991	1,974.9	706.5	1991-2000	0.4	-1.0
2000	2,051.2	643.1			

资料来源：郑乃平，2004：18

虽然霹雳州的人口总数自 1970 开始就不断地在增加，从 1,569,100 人增长至 2000 年的 2,051,200 人，但华人人口则呈相反的现象。该州华人人口在 1970 至 80 年曾以平均 1.0 % 增长，从 666,400 人增至 737, 200 人。然而好景不长，在 1980 至 91 年间，锡价崩溃的冲击导致该州华人人口随即下降，相较 1980 年减少了约 30,700 人，平均增长率减少 0.4%之多。锡价崩溃的余波并未就此打住，在 1991 年至 2000 年，该州华人人口平均增长率又以 1.0 % 持续下滑，人口更大幅减少至 643,100 人。

华人外流的现象非但影响了整个霹雳州，在盛产锡矿的近打县更是明显。

以下表六显示了近打与华人人口的数据：

表六：近打县与怡保总人口、华人人口及比率（1970-2010）

年份	1970	1980	1991	2000	2010
近打总人口	477,758	564,500	627,899	641,518	749,474
近打华人人口	305,753	340,506	327,763*	322,807	318,744
近打华人比率 (%)*	64.00	60.32	52.20	50.32	42.53
怡保人口	-	310,382	468,765	529,906	657,892
怡保华人人口	-	-	228,777	252,868	290,165
怡保华人比率 (%)*		-	49.11	47.72	44.11
怡保占近打 人口比率(%)*	-	54.98	74.66	82.60	87.78
怡保华人占近打 华人人口比率 (%)*			69.80	78.33	91.03

资料来源：霹雳统计局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提供原件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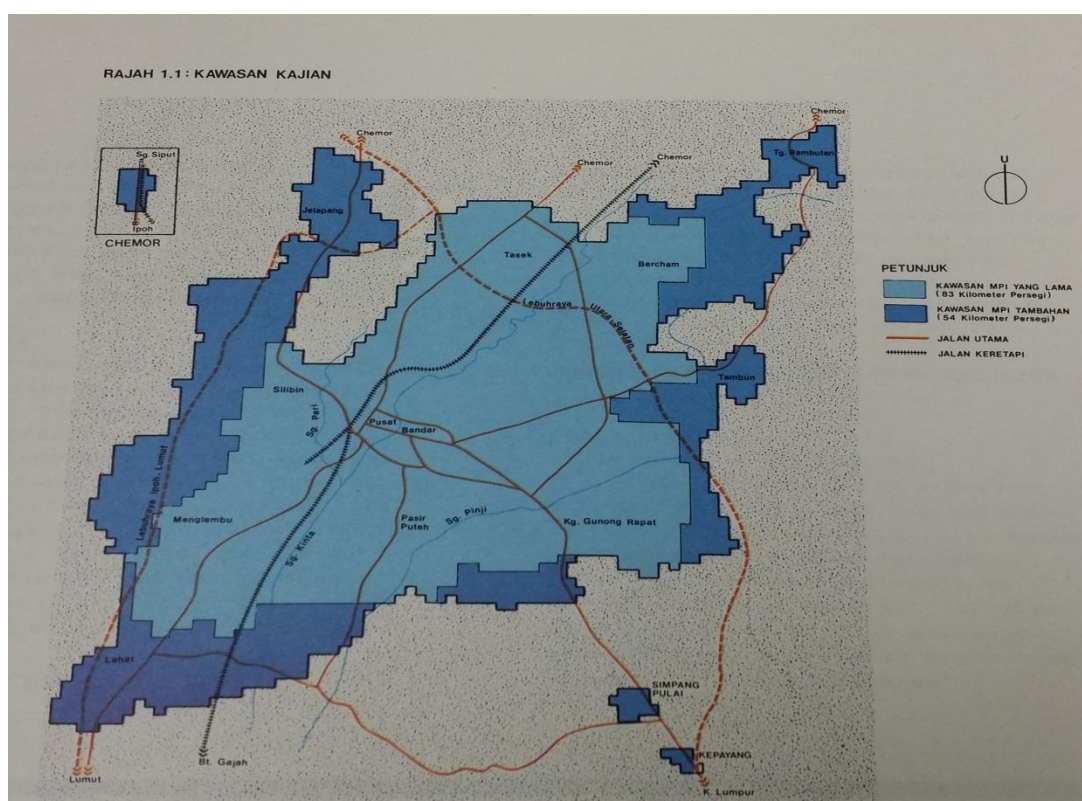
备注：\*经笔者计算所得。

从上述的数据，可见近打县总人口虽然随着时日持续攀升，从 1970 年的 477,758 人增加至 2010 年的 749,474 人，但其中的华人人口却随着锡矿业没落而呈下降趋势。有关数值在 1970 至 80 年间从原本 305,753 人增加了 34,753 人后就不曾再有提升。由于锡价崩溃，近打县面临经济萧条，就业机会减少，华人纷纷离开这块曾经的宝地，导致近打华人人口的比率自 1970 年的 64% 不断

下降。截至 2010 年止，近打县华人人口只剩下 318,744 人，或占近打总人口的 42.53%。

按常理，近打县华人人口的减少自然意味着作为华人人口集中地的怡保也将面临相同命运。但怡保华人人口却没有下降，反而从 1991 年起节节上升。造成这种情景的原因主要有两种，其一、怡保市管辖范围不断扩大，如图一所示：

图一：1990 年怡保市政厅所增加的管辖范围



图片来源：怡保市政厅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提供原件资料

怡保市政厅曾在 1980 至 90 年代将位于怡保市中心边缘的九洞（Jelapang）、拿乞（Lahat）、打扪（Tambun）及丹绒红毛丹等地纳入管辖范围内。其二、近打县内其他同样以锡矿为主业的村庄或小镇因不胜经济冲击，华人人口大量移

动到怡保这个地方求存，最终导致近打县华人人口减少，怡保华人人口增加的现象。

## 二、以近打采锡区人口为例

以上的论据反映出一个现实，无论是霹雳还是近打县，以锡矿作为经济命脉的两者都遭受了锡矿业没落的冲击，导致华人人口下滑的现象。尽管怡保华人人口并没有显现下降的迹象，但从华人所占的比率可明显地看出减少。这除了意味着其他种族大量涌入这座城市使到华人比率减少外，也可间接证明怡保已逐渐失去凝聚华人的力量，华人人口的外移，才导致其增幅不断减少的命运。

对失去了经济命脉的霹雳与近打而言，人口外流的现象一直持续至今。丘思东指出，1985年锡矿业没落以后，怡保的萧条与没落，连带着毗邻城镇的发展也一同衰退，出现“跳飞机”<sup>7</sup>的现象。年轻一辈失去工作，纷纷选择到新加坡、香港、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工作，仅遗留老人及小孩在本地生活。在1980-90年代初期，这批外流者寄回去金宝汇款就有3至400万元左右，因此怡保作为首府，其汇款可想而知（丘思东，2016）。

人口外流现象在怡保华人新村更为显著。以坐落在怡保万里望与甲板之间的拿乞华人新村为例，50年代时，该村周边矿场林立，拿乞范围内也有一家大矿场，因此约80%的拿乞村民皆在矿场工作，靠着采锡为生。当时，拿乞有100户人家，其中有20多间砖屋，50度间板屋，人口更多达1000多人，因此是拿乞最为鼎盛的时代。直到80年代，锡市的动荡及崩溃导致小型矿场纷纷收

---

<sup>7</sup> “跳飞机”意指没有获得准证在外国非法工作的现象。

盘，只有 1, 2 两家大的矿家能够维持运作，那些苦无工作的村民纷纷到搬出新村或外国，因此就兴起了“跳飞机”的趋势。当时，约 80% 的村民都会外流到其他地方，主要选择到日本工作，即使留在本地，也会搬到外坡如吉隆坡及柔佛等地谋生，再不然就是搬到附近发展更好的新村，如万里望（廖伟华，2016）。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拿乞新村只剩下 200 至 300 人左右。虽然“跳飞机”的群体皆透过国外汇款回来，但他们多选择在附近的城市或买房产，较少回到拿乞定居或回流。有关举措恶化了该新村人口减少的现象，连村内唯一一所小学——拿乞华小<sup>8</sup>也受到波及，早在 50 年代，该校的学生人数多达 300 多人，直到 90 年代受到人口外流的冲击后就剩下 100 多名学生。至今，该校还得动用校车到外地及附近新村接送，才能够维持 70 余名在校生（廖伟华，2016）。

锡矿业的没落，导致华人人口锐减。其主要因素除了经济不景，就业机会减少导致人口移居外地的现象外，也包括华人生育率下降。当这些移居外地求生存的人口在其他地方落地生根后，生育率自然下降，进一步使这种情况恶化。可见，怡保作为盛产锡矿的城市，锡矿业的没落与其经济、人口紧密连系，使怡保受到极大的冲击。

---

<sup>8</sup>拿乞华小原名华侨小学，直到 70 年代才改称并沿用至今。

## 第二章、霹雳州锡矿业没落对怡保华人社会的影响

怡保华人人口多从广东省一带南移至本地。由于知识水平普遍不高，这些族群抵达怡保后，纷纷从事矿工这劳动性工作。直到华人大量地在怡保集居，为照顾同乡的福利与事务陆续成立各种地缘性会馆，如 1900 年成立的霹雳嘉应会馆。由于从事矿业的大部分是客家人，因此由嘉应客家群所成立的嘉应会馆也受到客家矿工与矿家的踊跃参与，使该会馆的活动也相较活跃，足以作为例证去探究职业与会馆的间接联系。同时，矿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经济，市场上开始充斥大量劳动力，华人社会顺势组织各种商公会以照顾自身行业的利益与发展，像 1907 年成立的霹雳中华总商会<sup>9</sup>，除了是霹雳州的商界代表外，在锡矿业没落前，也不乏杰出矿家们的贡献与活跃。至于与锡业有直接联系的则数 1935 年成立的霹雳华人矿务公会。该会除了照顾会员福利以外，也代表矿业人士的意见，负责向政府反映民声与施压。在锡业兴盛的年代，许多矿工积极地参与这些地缘与业缘性公会以保障自身的利益与福利，略有所成的矿家则多掌社团的要职，同时也透过相关公会去回馈社会，如教育与庙宇发展等，使社团及公会社会地位上升。可惜，好景不长，锡矿业的没落，导致矿工及矿家减少，同时也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社团，公会活动及对社会的回馈。

---

<sup>9</sup> 霹雳中华总商会在 2002 年改称霹雳中华工商总会，以下统称后者。

## 第一节、对社团与公会的影响

### 一、矿业会员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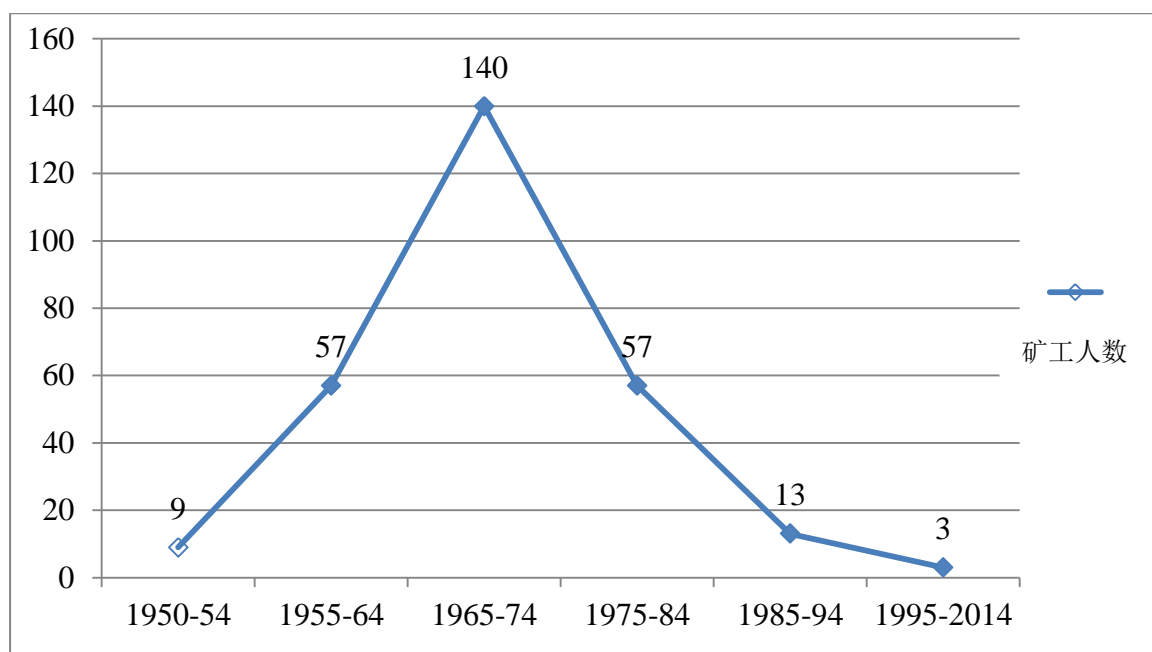
面对锡矿业没落，锡矿同业组织的霹雳华人矿务公会首当其冲。据知，该会会员数量曾在 1970 年代的矿业有约 500 人（转引自杜美慧，2015：12），1982 年间，锡市动荡，会员人数减少至 73 名会员（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会员选举议案录 1982 年 5 月 20 日）。1985 年锡价崩溃后，该会会员数量更显稀少，到了 1999 年，会员数更减至 42 名会员（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常年大会记录 1999 年 3 月 26 日）。直至 2014 年，该会会员数仅剩 38 名会员，会员们的退出更导致该会在 2014 年遭决议解散，所幸在金宝拉曼中华研究院副院长黄文斌博士的建议下，该会才将会所重新整修为锡矿文物馆，供有兴趣者参观。（转引自杜美慧，2015：12）。该会前任会长丘思东指出，现今该会虽有 20 多名会员，但实际活跃的只有 8 到 10 名，以往会员云集、热闹和欢乐一去不返，使该会成为一种象征式公会，让历史延续下去。可见，锡矿业的没落使行内同业减少外，也导致年轻一代不敢入行，与锡矿同业相连的公会不如以前般活跃，更险些遭到解散而消散在历史中（丘思东，2016）。

矿业会员减少的现象不单影响锡矿同业的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甚至连地缘性的霹雳嘉应会馆也遭到波及。据笔者针对霹雳嘉应会馆现有会员名单的保守



统计，该会在 1950 至 2015 年间，单是已知的矿工、矿商或洗琉璃等行内人士就有 279 人<sup>10</sup>受批准加入该会。如图表一所示：

图表一：嘉应会馆矿工入会人数（1950-2015）



资料来源：筛选及整理自该会会员名单，见附录一。

备注：1972 年矿业会员入会数量增加幅度减缓，截至 1974 年为止，仅有 6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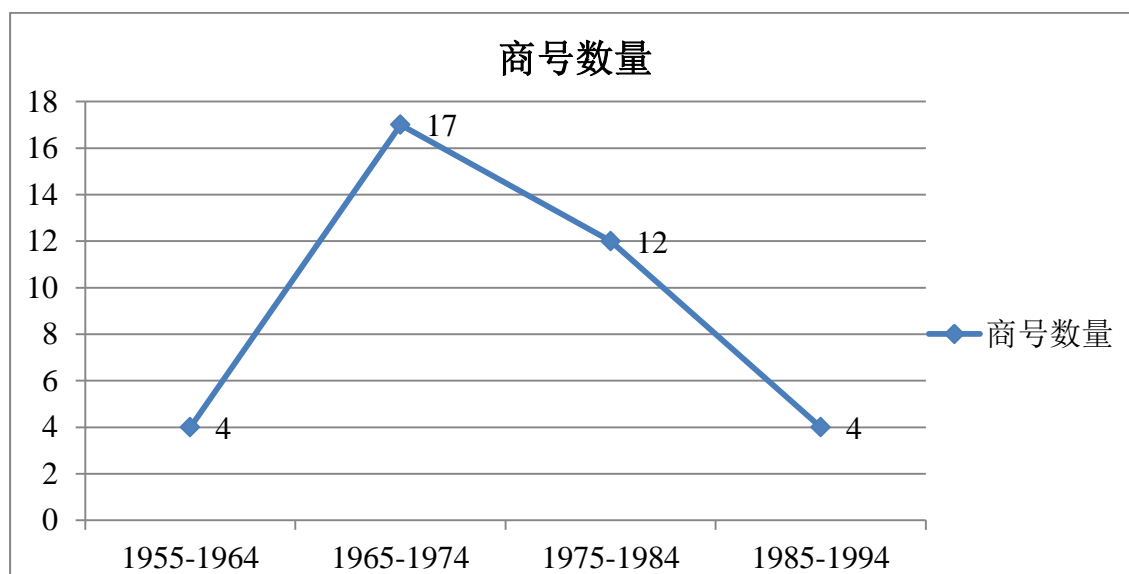
图表一显示，加入嘉应会馆的矿业人数自 1950 年开始就一直攀升，更在 1965 至 74 年短短的十年间达到巅峰，受批准入会的矿业人士共 140 名。这种现象除了代表霹雳嘉应会馆的活跃成功吸引越来越多嘉应州客家矿工加入以外，也意味着矿工这个行业受到越来越多客家人青睐。直到 1972 年，该会馆的矿工人数增加幅度开始减缓，截至 1984 年为止，相关人数已减少超过半数以上，仅

<sup>10</sup> 经笔者筛选自霹雳嘉应会馆会员名单，会员职业一栏中仍有矿工及矿商人员，但其职业却列为“商”或“工”，因未仔细注明，恕笔者无法一一识别，故统一不采用，以免混淆。

剩 57 名。1985 年锡矿业没落以后，矿工会员减少的情况更为严重，大部分矿工们已选择转行或离开怡保另求发展，导致该会馆在 20 年间只有 16 名矿业人士加入。

同样的现象也几乎同时发生在聚集各行各业精英的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经笔者的整理与统计，该会矿业商号的入会率也如同霹雳嘉应会馆矿工人数般，先呈现不断攀升、后在 1975 至 84 年开始下降的趋势（如图表二所示）。

图表二：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矿商入会人数（1947-1994）



资料来源：筛选及整理自该会永久商号、商号及个人商号名单，见附录二。

自 1955 年开始，加入该会的矿业商号就一直上升，至 1974 年已添 17 名会员。直到 1975 至 84 年，锡市动荡，该会新加入的矿业会员的人数才减至 12 名。

1985年锡价全面崩溃更恶化该现象，截至1994年，该会仅仅有4名矿业会员的加入。

造成华人矿业人士在1985年前提前减少的原因除了是第六届国际锡协约满及美国和玻利维亚的退出导致锡市动荡的国外因素以外，更要归咎于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1971-1990）。为了符合所谓的种族经济达到平衡，政府透过新经济政策就各种族的资本所有权重新组合，其中目标之一是要马来人针对资本的拥有权从2.4%增加至30%，另外30%保留给外来投资者，而剩余的40%才保留给非马来族群（经济策划局网站：<http://www.epu.gov.my/dasar-ekonomi-baru>）。在如此不公的国家经济政策底下，属于私人企业的矿业公司自然受到波及。由于笔者收集不到霹雳州政府相关资料，以下试举雪兰莪政府在实行以新经济政策为前提的政策后对矿业的影响。

1978年，雪兰莪州政府设立新矿务政策，该政策表明将不再拨出新矿地给私人公司开采。它只是准备拨出矿地和私人企业联营开采，方式是州政府占70%股权，私人企业占30%。但这些政府代理机构和土著控制的公司，是十分容易获得州土地租用权，也因此逐渐垄断多数的矿地，导致本地华人似乎不能参与这些机构的采矿活动（雪森彭矿务公会备忘录1978年5月5日）。雪森彭矿务公会<sup>11</sup>针对此政策向政府呈上备忘录以反映华人在面对矿业的困境及不满，备忘录提及，该政策不但限制了本地华人锡矿公司参与探锡活动及其发展，甚至损害到华人的原有利益（雪森彭矿务公会备忘录1978年5月5日）。

以上的现象事实上单单显现于1978年而已。据统计局宣布，我国的锡产，从1973年起，每年平均下降5%，73年是72 260吨。到了77年，更降至57

---

<sup>11</sup> 雪森彭矿务公会：雪兰莪、彭亨、森美兰

775 吨（雪森彭矿务公会备忘录 1978 年 5 月 5 日）。可见，以矿业为经济命脉的华人群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后，随即在紧接的 2, 3 年受到波及，最终导致锡产的下降。基于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国家的经济政策，而霹雳州作为锡矿业重镇自然难逃一劫，因此笔者推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也是造成霹雳嘉应会馆与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的矿业人士入会率会提前下降的原因之一。

## 二、矿业精英减少

在锡矿业辉煌的年代，略有所成矿业精英皆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多担任各组织中的要职，为各会馆、公会谋利。细看霹雳嘉应会馆历届会长名录，不难发现该会历年来不乏矿家的出席，如梁燊南（1881-1940）、李莱生（1921-1993）丘乔（1903-1958）、涂伟<sup>12</sup>（1912-1986）、梁羨渠<sup>13</sup>（1900-1975）、赖甲贵（生卒年不详）、李桂和（1880-1953）、丘思东等。如表七所示：

---

<sup>12</sup> 涂伟：怡保矿家，祖籍广东省蕉岭县，1912 年生，1986 年 11 月 14 日，75 岁逝世。

<sup>13</sup> 梁羨渠：怡保矿家，祖籍梅县白土堡人，1975 年 9 月 17 日，75 岁逝世。

表七：担任霹雳嘉应会馆历代会长及副会长之矿业精英（1916-2005）

年份	会长	副会长	年份	会长	副会长
1916	梁燊南	（非矿家）	1964-1965	（非矿家）	涂伟、梁羨渠
1917-1918	（非矿家）	梁燊南	1966-1967	涂伟	梁羨渠、李莱生
1919	梁燊南	（非矿家）	1968-1971	涂伟	李莱生、丘思东
1922-1938	梁燊南	（非矿家）	1972-1973	涂伟	李莱生、梁炯源
1939	梁燊南	（非矿家）	1974-1979	李莱生	梁炯源、赖甲贵
1941-1942	（非矿家）	李桂和	1980-1983	李莱生	赖甲贵、丘思东
1950-1951	（非矿家）	李桂和、丘乔	1984-1985	赖甲贵	丘思东
1952-1953	李桂和	丘乔	1986-1995	丘思东	（非矿家）
1962-1963	（非矿家）	涂伟	1996-2005	（非矿家）	丘思东

资料来源：整理自该会馆壁上的历年会长表，见附录三。

从上述资料可见，这些矿家在该会担任会长与副会长的要职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自 1916 年梁燊南接任该会正副会长一职后，矿家们就如一代接一代般传承下去。在 1966 至 83 年这段锡业相对稳定的时期，该会正副会长三名名额皆由拥有矿家背景的人士包揽。可惜，1985 年锡市崩盘后，该会要职已较少由矿家担任，继 2005 年丘思东担任副会长以后，再也没有矿家出现承接该会要职。

矿家们不仅活跃于会馆，他们在商界地位也举足轻重。霹雳中华工商总商作为商界代表，有多名矿家陆续作为其会长自然代表着锡业占领了怡保经济主流，如表八所示：

表八：担任中华工商总会历代会长之矿业精英

年份	历届会长名录
第一任	胡子春
第二任	梁燊南
第三任	张珠
1947-70	刘伯群
1977-80 / 1985-90	张国林

资料来源：百年纪念特辑小组编，2007：18，见附录四。

该会由素有“锡矿大王”之称的胡子春创立，由从事矿业的梁燊南与张珠（1885-1954）接任。矿家刘伯群（1896-1973）更在 1947 至 70 年这 23 年间长期担任该会会长一职。直到 1985 年锡矿业没落，锡业在商界已失去了主导地位，导致 1990 年后就不再有矿家担任该会会长一职。

### 三、财力受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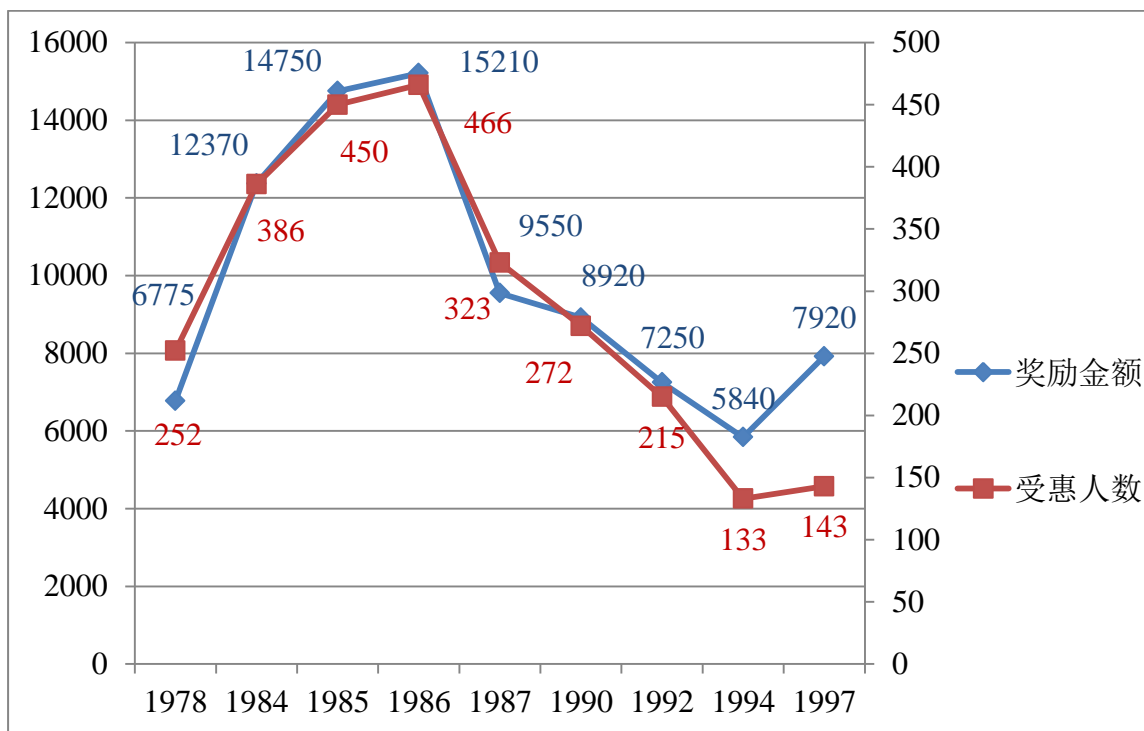
在怡保华人社会，尤其是矿家们的贡献及苦心经营下，不论是地缘或业缘公会皆具有一定的财力。然而，矿业人士的减少，间接对相关社团的财力与经济造成影响。回顾霹雳嘉应会馆与霹雳中华工商总会大厦的改建与搬迁，两者皆成于锡业较稳定的时代。前者在 1966 年就着手组织改建委员会与筹募经费，最后共筹得 60 余万，使大厦终在 1969 年落成（霹雳嘉应会馆改建基金捐助者列表，见附录五）。按捐献者名单的记录，共有 53 名热心人士的捐款超过 1,000 元，经笔者所得的各公会矿工名单核对，加上笔者的认知，在这 53 名捐

献者所贡献的 378,100 元中，具矿业背景人士占了其中的 20 名，他们共筹得 224,200 元，占了 53 人筹款数额的 59%。（霹雳嘉应会馆改建基金捐助者列表，1973 年 8 月）。

至于中华工商总会，它在 1965 年决定重建新会所，筹备至 1970 年大厦落成（百年纪念特辑小组编，2007：26）。经笔者统计，该会的捐献者名单共有 169 名热心人士，矿家就占了其中的 31 名（霹雳中华总商会重建新厦捐资者名单，1972 年 4 月，见附录六）。经笔者分析，这些矿家也几近与霹雳嘉应会馆捐献者重叠，意味着怡保各社团的发展，有赖同一批矿家的活跃与贡献，足见当时矿家们的热心公益是社团经济与财力不可缺乏的支援。如今，锡矿业没落，锡市场上严重缺少矿家，矿业对社团贡献良多的情况自然不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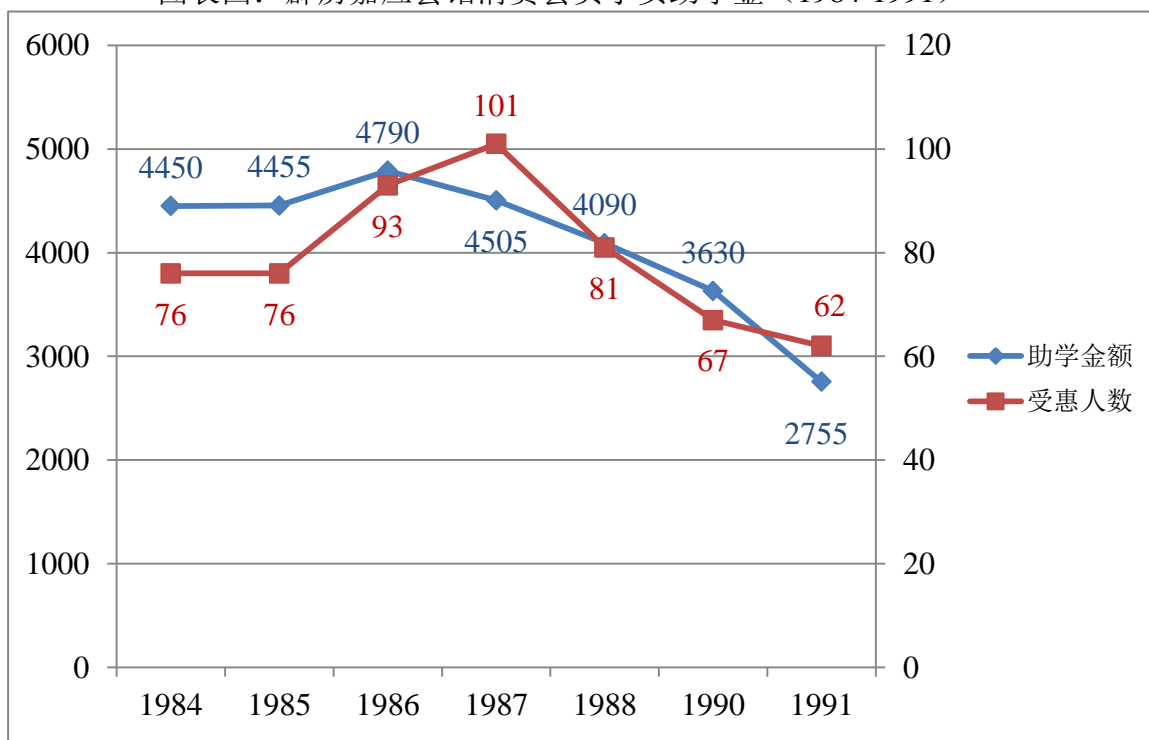
针对会馆遭受锡价崩溃所造成的经济冲击，具体可参照霹雳嘉应会馆为照顾会员福利所设立的子女学业成绩优异奖励金及清贫会员子女助学金（如图表三与图表四所示）。

图表三：霹雳嘉应会馆会员子女学业成绩优异奖励金（1978-1997）



资源来源：整理自霹雳嘉应会馆剪报，见附录七。

图表四：霹雳嘉应会馆清贫会员子女助学金（1984-1991）



资源来源：整理自霹雳嘉应会馆剪报，见附录八。



对比两者，可发现该会奖励金自 1978 年起就不断增加，至 1985 年为止，有关预算已增长几近翻倍。同年，该会助学金也较去年微升。奖励金与助学金的支出虽看似未受到锡价崩溃影响，反而在 1986 年以 15,210 元（466 人受惠）及 4,790 元（93 人受惠）上升至巅峰，但上升幅度已显疲态。该会作为一所百年会馆，在历代理事的妥善经营下，早已累积一定的经济能力，因此 1986 年才未受经济影响，仍可发放高额支出，但这种现象终究敌不过经济衰退的余波。1987 年，该会发放的奖励金已锐减至 9,550 元，受惠人数亦减少了 143 人。助学金也同样出现下滑，虽减幅不多，但自此有关支出就不见提升，直到 1991 年，该支出更减至 2,755 元。该会自 1986 年后不断减少教育基金支出与受惠人数，显现出经济走入下坡的状况。

事实上，锡矿业没落的影响并不止以上的公会及乡会而已。按丘思东所述，锡矿业没落使到怡保经济来源减少，同时影响了教育及体育社团的活跃，如霹雳排球总会及霹雳兵兵总会。他表示，在锡业兴盛的年代，只要打一通电话就能筹得 10 多万元，相较锡业没落以后，连 3 万元也难筹的情况差距甚远（丘思东，2016）。足见锡业崩溃后，经济萎缩，导致社团在社会回馈及捐献上已经有心无力。

## 第二节、对社会回馈的影响

### 一、教育的经济来源受限

所谓“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怡保社区华文教育的经济来源很大部分来自社会的筹募与捐款。教育发展需要的巨额费用也透过各行各业的义捐得以解决，其中就包括工友将为锡矿架搭金山沟的工资捐出的义搭（王瑞国，2014：98）。奈何，学校对于矿工的捐款并没有详细记录，有者为善不欲人知，透过无名氏的方式捐款，使矿工对教育之贡献难以追寻。幸得一批在矿业获得成功的矿家热心公益，对教育发展贡献良多。怡保早期的教育发展基本上皆由一批经济能力强的矿家所资助，如胡子春、姚德胜创立的育才中学<sup>14</sup>（1907）、霹雳嘉应会馆时任会长梁桑南所设立的明德小学（1912）与胡曰皆（1907-1961）创办深斋中学（1959）等。直到1960至70年代，资助教育发展的现象仍然由一批矿家领衔（如表九所示）。

表九：怡保华文中学改制年份、董事长及其从事行业

学校	改制年份	董事长	从事行业
怡保育才中学	1962	张逊凡（1960-62年） 张国林（1962-64年）	锡矿业
怡保培南中学	1962	曾智强	锡矿业
霹雳女子中学	1963	张逊凡	锡矿业

资料来源：王瑞国，2014：62

<sup>14</sup> 育才中学在1962年因接受改制而分家，分为育才独中与育才国民型中学。

矿家们除了在生前为教育贡献不遗余力，也在逝世后捐出私人款项资助教育发展，甚至形成一股社会风气。这些善举透过报章广泛报道，其中包括：

- 1) 名矿家丘裕源<sup>15</sup>逝世，节约 12,000 捐助 17 所学校，霹雳育才独立中学、深斋中学、怡保明德小学、霹雳育才小学、霹雳女子中学、金宝培元独立中学、金宝中华小学、金宝英华学校、金宝公立女子小学、金宝公立 De.la Salle 学校、打巴强华小学，石山脚华文小学、双溪启明学校、务边文明学校、宋溪古月应新学校、怡保圣米高英校(《建国日报》1967 年 8 月 22)。
- 2) 怡保名矿家李可宏逝<sup>16</sup>世，节约 1,200 元捐助四所学校，包括育才独立中学、培南独立中学、深斋中学及古庙义学（《建国日报》1972 年 3 月 12 日）。
- 3) 怡保名矿家梁焕元<sup>17</sup>逝世节约 13,600 元捐助社团学校（《中国报》1974 年 11 月 9 日）。

透过以上的报道，不难发现怡保各矿家对教育发展十分着重，他们在逝世后都有热心回馈教育发展的现象，而且所捐助的学校不仅仅是怡保市内，有者更涵盖务边、双溪古月、金宝、打巴等地。然而，在历经锡市的动荡与崩溃后，矿业人士热心公益及回馈学校的现象大量减少，如以下报道所示：

- 1) 丹斯里李莱生逝世后捐 21,000 元作教育慈善基金（《南洋商报》1993 年 11 月 25 日）。
- 2) 万华二校新礼堂启用，已故丹斯里李莱生的家族再捐 30,000 给该校，先后共捐献了 27 万令吉（《星洲日报》2008 年 11 月 4 日）。

---

<sup>15</sup> 丘裕源：霹雳矿家，讣告所记有所偏差，1906 年生，1967 年 8 月 21 日逝世，享寿积闰 66 岁。

<sup>16</sup> 李可宏：霹雳矿家，1972 年 3 月 11 日逝世，享寿积闰 63 岁。

<sup>17</sup> 梁焕元：怡保矿家，1911 年生，1974 年 11 月 9 日，享寿积闰 67 岁。

可见，矿家回馈教育在 1985 年锡价崩溃以后已逐渐被其他商家或转业后的矿家所领衔，其中以李莱生家族最具代表性。李莱生虽拥有矿业背景，且曾作为矿家热心公益，但他在 1970 年已逐步转向橡胶业发展，直到 1980 年代已不再从事矿业，同样，李氏家族至今也以种植业作为其经济主板，足证矿业从经济地位到教育发展的转移。

尽管现今怡保市区内不再有创校之举，使笔者难以针对矿业贡献作出比较，但各校透过筹款，不断提升校内设备，增设礼堂或扩展校舍，也足以体现华人社会的贡献。以下的表十大概可说明这一点：

表十：怡保各校礼堂之命名

年份	学校	建设
1988	育才独中	杨金殿礼堂（不具矿家背景）
1995	圣母中学	陈必赐礼堂
2008	万华二校小学	李莱生礼堂
2008	霹雳女子中学	梁婉清礼堂

资料来源：整理自各校网站简史

除了杨金殿<sup>18</sup>以外，上述各校所增设的礼堂在锡价崩溃以后，虽然大部分仍然以具有矿家背景的人士命名，但这一批原矿家在礼堂增设时已不再从事矿业活动，也意味着矿家对于教育的贡献不如往日般占主导地位。

<sup>18</sup> 杨金殿，1918 年生于霹雳怡保，以五金行业起家，后增设钢管厂等，成为著名企业家。

同时，根据以上所述的案例，可见育才独中深得社会热心的捐助，每每社会捐助募款，该校皆有所受益。由于独中缺乏政府资助，经济来源主要源于社会，加上该校曾在 1985 年迁地建校，因此极为适合作为探讨矿业贡献的学校。该校在 1977 年 10 月 10 日开始筹款进行捐献与筹款，直到 1985 年 7 月 24 日，耗资 400 多万的新校舍第一期工程完成，该校才正式从万江沙路中华大会堂旧校址搬迁到九洞校地（王瑞国，2014：134）。据育才独中现有的捐献纪录（1981-1990），资助该校捐款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建筑、水喉工程、菜农、塑胶等，其中从事矿业者已明显减少（见附录九）。在募捐期间，捐献达 15,000 元以上共 57 人，而其中拥有矿业背景的人士却仅有 4 人。经核对，笔者发现 1981 至 1990 年间矿业人士的捐献与影响力不再占主流地位，以往捐献霹雳嘉应会馆及中华工商总会的矿工已大量缺席。

再看育才独中各教学建设的捐献，共获得 60 名热心人士的捐献，但其中只有 4 名拥有矿业背景（见附录十），同样证明了矿业人士捐款与参与度的减少。尽管有关捐献处于 1981 至 1990 年间，笔者无法界定捐款源于锡价崩溃前或崩溃后，但上述的现象至少说明了两点：一、在锡市动荡至崩盘期间，矿业人士的社会地位及贡献相较 60 至 70 年代已有明显下降；二、矿业已带动怡保的社区发展，增设各行各业，在各行业获得成功的商家已远超于从事矿业的比率。因此，矿业的没落除了是行业本身的没落外，该行业对学校与教育的贡献也同样迈入硕果仅存的情况。

## 二、庙宇的经济来源受限

矿业的没落除了使教育经济来源受限，也使到庙宇的财力受影响。位于怡保市内的坝罗古庙（1872年）在144年前由名矿家梁碧如（1857-1912）等人从檳城海珠屿与大伯公庙引进香火神灵，安置在近打河畔一间简单的小庙宇里。1894年，梁碧如与同为矿家的姚德胜等热心人士向英殖民政府申请，才获得现址作为建庙之用（坝罗古庙简史 2005）。日据时期结束以后，矿家刘伯群受推举为董事主席以复办庙务及重修古庙。由此可见，该庙自成立至发展都与矿家有着密切的关系。1967年，该庙曾筹募资金以大事重修。有关活动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捐助，其中则不乏矿家。经过笔者核对坝罗古庙现有的捐献记录，是年，该庙共有112名人士或单位捐献17,420元以助庙宇发展，当中矿家占了18名，共贡献了7,700元，相当于总额的44%（坝罗古庙1967年捐献名单，见附录十一）。可见，锡市崩盘前，矿业仍是庙宇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

锡价崩溃以后，该庙曾在2004年再度进行重修，当时的捐献已不再由矿家所带领，反而转由政府代表出资更多，如州行政议员拿督马汉顺（1965-）及国会议员拿督黄家泉（1954-）的捐献最高，共捐出310,000令吉。经过统计，参与该庙捐献而且具有矿家背景屈指可数，其中包括夏其渊（生卒年不详）、卢颖泉（生卒年不详）、何丽珍（生卒年不详）、胡万铎（1935-）与丘思东共5人（坝罗古庙功德坊名录，见附录十二）。这些矿家或矿家后代在当时而言，早已不再从事矿业。由此可见，锡矿业曾对市内各种发展与工程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援，贡献良多。直到锡市崩溃，锡矿业作为长期占领怡保经济主导位置的行业不再，市内的经济来源已从锡矿业过渡到其他行业。尽管各种发展与工程

仍然能够顺利发展或启动，但对于华人社会而言，锡矿业的没落无疑是意味着失去了一批对社会发展具有高回酬及经济潜力的行业。

### 第三章、怡保锡矿业何去何从

1985 年锡市崩盘后的 15 年间，曾经作为怡保主要经济来源的锡业与主流经济渐行渐远。华人社会开始透过报章及访问，广泛地讨论锡矿业的明天。奈何，随着时日推移，锡业久久未见起色，也逐渐乏人问津，慢慢地与夕阳工业划上等号。经济支柱的倒塌，使人口不断外流，也意味着尽管怡保各行各业仍在发展，但它在丧失了锡矿重镇的地位后，好景不再。对华人社会而言，怡保在经济上已失去凝聚力，华人纷纷外流求出路。因此，针对锡价崩溃历来所面对的问题是否可以得到解决，未来又是否可以回到怡保经济的主流，带动经济发展和吸引游子回流，仍存有讨论的空间。

#### 第一节、锡价崩溃后锡矿业所面对的问题

归咎锡价崩溃的原因，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否则不会陷于今日的困境。丘思东曾在 1988 年《星洲日报》专访中，为锡价崩溃总结出下列可能的因素：

- 一) 有些制品由代替品取代了锡，如塑胶产品及铝制罐装
- 二) 锡产增加
- 三) 美国抛售勤务署的囤锡



四) 中国及巴西等非锡协会会员国锡产增加并加以抛售

五) 在锡出口限制期间, 会员国之间不合作而致走私活动频仍。

六) 一九八一年中期神秘买客出现, 从而刺激锡价高涨至空前高峰, 每公斤 35 元多。

七) 主要原因: 在第六届国际锡协合约商讨中, 美国要求缓冲囤锡数量 2 万公吨增至 5 万公吨<sup>19</sup>以作为加入条件, 最后却退出该协会。丘思东形容美国的做法为一项长时期的阴谋, 以彻底破坏第六届锡协为目的。

(《星洲日报》1988 年 4 月 20 日)

以上的因素, 有者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比如锡协的瓦解、锡产的增加、锡被科技成品取代、中国、印尼、巴西及尼日利亚成为主要锡产国等, 皆冲击着马来西亚的锡矿业发展。自锡市成为自由市场, 锡矿业在约十年内迅速衰退, 也开始与夕阳工业挂钩。《星洲日报》在 1993 年以“锡业·夕业”为题, 报道了锡矿业在当时的现况。内文除了阐述及感叹锡业的衰退, 更指出霹雳近打谷的将来, 就算是有很好的锡市前景, 霹雳州铁船业也难以恢复过去全盛的面貌 (《星洲日报》1993 年 5 月 26 日)。同年 9 月, 该报也报道预测锡价必须等上十年以上才有机会回升, 届时的锡价已难弥补开采成本, 导致锡业前景黯淡 (《星洲日报》1993 年 9 月 9 日)。时任霹雳州务大臣的丹斯里里南利 (Ramli Ngah Talib) 紧接在 1994 年指出, 锡价不会出现回升奇迹, 州政府已决定不再

---

<sup>19</sup> 美国非第一至第五届锡协成员, 它原先提出将囤锡数量 2 万公吨增至 7 万公吨, 以作为加入第六届锡协的条件, 后经锡生产及消费国的妥协, 最终定为为 5 万公吨, 但美国没有接受并退出锡协。

发出新的矿地或更新矿地执照（《星洲日报》1994年3月24日）。以上的论述意味着锡业在当时的社会认知中，确实已与夕阳工业沾边。

## 一、锡矿业与夕阳行业的讨论

时隔两年，大马矿务公会主席苏古沙哈（Sukor Shahar）透过报章指出，锡矿业并非夕阳工业，因为大马要成为工业化国家，对矿务的需求就必须大幅增加，届时本国就不能完全依赖进口的矿物（《星洲日报》1995年5月24日）。经笔者分析，怡保华人社会自此针对锡矿业的前景大致上已出现两种看法：一，以丹斯里拿督丘思东为代表，认为锡市稳定时代已经结束，本国锡矿业前途黯淡；二，以拿督陈联忠（1951-）为代表，认为锡市只要透过各方的配合与发展，仍可恢复昔日辉煌。

两者各自在任职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长期间<sup>20</sup>，多次对外发表关于锡矿业没落的讨论。丘思东在1988年公开指出，只有国际锡协定的操作才能真正维护产消国双方的基本权益，才能使锡业在稳定的境界中继续发展，但这个机会已一去不复返（《星洲日报》1988年4月20日）。5年后，他再呼吁同业检讨个人环境与业绩状况，及时转行以免蒙受更大损失（星洲日报1993年9月27日）。以上的言论说明了以丘氏经商的经验，已认识到锡矿业没落的致命伤，为本地锡矿业作出了最坏的打算。

---

<sup>20</sup>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长任职期：

丘思东：1977-80、1985-88、1993-96、2000-04年；陈联忠：1997-2000、2005-08、2014年至今。（杜美慧，2015：20）

1994 年 11 月，锡价大起，但丘氏认为该价格回升只是短暂的现象，矿家仍无勇气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开采及投资（《星洲日报》1994 年 11 月 26 日）。他断言，马来西亚锡矿业因各种条件使然，锡矿业已经不可能复苏或有再重生的机会（《星洲日报》1994 年 12 月 14 日）。2000 年，他以全马华人矿务总会会长身份整理出锡矿业当时的现况，即面临锡价低落、矿地短缺、蕴锡丰富矿地更少、通胀打击，加上石油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提升的各种因素影响，锡业的前景可说一片黯淡无光，更遑论要去发展（《南洋商报》2000 年 10 月 13 日）。我们也不难从他的著作中看出一些端倪，包括 2001 年所编著的《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及 2015 年编著的《锡日辉煌——砂泵采锡工业的历程与终结》，仅仅十余年，锡业就从“没落”走向“终结”，带出了他对锡业前景的感慨。配合锡价崩溃的因素及丘氏历年来对锡矿业的总结，笔者发现该行业所面对的问题是多样、复杂及严重的，因此他才断言锡矿业未来前途黯淡。

至于陈联忠，他分别曾在 1998 年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常年大会及《星洲日报》上透露，根据一项世界每年锡产和消费量的分析报告显示，供应世界锡市场的锡产量已不够，将导致锡价逐渐回升（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常年大会陈联忠致词稿 1998 年 12 月 31 日及《星洲日报》1999 年 1 月 3 日）。他认为，锡是重要的原料来源，并且已被证明无毒素存在，其用途与日俱增，能代替存有毒素的铅，我国应极提供适当的协助和奖励以发展矿业（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常年大会陈联忠致词稿 1999 年 12 月 30 日）。到了 2000 年，陈氏仍然表示，将坚信采矿业还有光明的前途（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常年大会陈联忠致词稿 2000 年 3 月 24 日）。同年 9 月，他更透过报章及电台访问，明确地撇清锡矿业与夕阳工业的关系：

“只要人类要用到锡，就不能说锡矿业是夕阳工业，因为夕阳工业是指已经没有明天，没有希望的工业，但是锡矿业不同，因为人类在许多领域都需要用到锡，因此锡矿业绝不是夕阳工业。”

“只要锡价回扬至有利可图的水平，锡矿业一样是具有发展的潜能，是值得投资的重要工业。”

（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访问陈联忠文稿 2000 年 9 月 27 日与《南洋商报》同年 9 月 19 日）

显然，陈联忠对于锡业的前景是乐观的。事实上，他的论点也在 2004 年得到证明。是年，马来西亚从曾经的世界最大锡产国沦为锡消费国，每年消费量维持于 3000 多吨，但锡产却已减至 2000 多吨。（丘思东，2015：145）。这种需求过于供应的现象除了反映出我国锡矿业没落以外，也确实如同陈氏所说的，本地对于锡矿市场仍具有一定需求，有需求自然有供应，那么锡矿业就还有发展的可能，至少锡市仍有市场这点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单凭锡市场的需求而对锡业前景定论，恐怕是略有不足的。

## 二、锡矿业的限制性与重生可能

回顾陈联忠对锡业的讨论，他在阐述锡矿业所面对的问题上，与丘思东所言是不谋而合的，不外乎是锡价萎靡不振、矿地缺乏，税务过重及生产成本高

涨（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访问陈联忠文稿 2000 年 9 月 27 日）。经过多年变迁，霹雳华人矿务公会会长一任接一任，但丘氏和陈氏所总结出的问题却大致雷同，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在复杂的种种因素下，锡业所面对的困境其实并没有得到完整的改善。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丘思东的说法，即采锡工业前途黯淡，难以恢复昔日辉煌。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到锡矿业的限制性，它并不像橡胶、油棕等农业，锡矿一旦开采完毕就没有了，无法再种植或重置。这也注定了锡矿业终究会走向没落一途。再者，锡作为一种战争物资，也只有在战争时，世界对它的需求才会大幅增加，锡业才有更多的利润可图，像 1950 年代南北韩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世界锡的各种用途（2004-11）

锡的 种用途	公吨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总数	327800	335600	367800	372800	350700	325200	362000	359500

资料来源：丘思东，2015:176

\*估计数值

目前，锡的用途多用于焊枝、镀锡铁片（马口铁）、化学用途、青铜（铜锡合金）、浮法玻璃等，世界对于这些锡用途的需求量也趋向稳定，从 2004 至

11 年，世界每年平均用上 350,175 公吨的锡量，期间最高是 2007 年的 372,800 公吨；最低则是 2009 年的 325,200 公吨（如表十一所示）。

锡需求的稳定同样也是锡矿业的限制，一旦锡产足以满足锡的用量，需求就难有增长。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锡替代品，锡市需求自然会下降。即使马来西亚锡产量发展至足以应付本地的市场需求，但仍然要面对其他国家的竞争与挑战，如中国与印尼。在马来西亚锡矿业凋零的同时，中国早已成长为世界锡产的大国。按 2010 年世界各锡产国的产量，仅仅中国就占了总数 311 690 公吨其中的 134 200 公吨；紧接的就是印尼的 84 000 公吨，马来西亚当年的锡产仅仅是 2 674 公吨（丘思东，2015：173）。相较下，显然差距甚远。

纵观以上的论述，霹雳锡矿业究竟可否重生？具体还得胥视当下的环境。现今的霹雳州，尤其是怡保，自锡矿崩溃以来一直面对着人口外流的情况，游子主要都前往吉隆坡，新加坡及柔佛一带去寻求更好的出路。时至今日，游子早已成为刺激市内经济的新兴力量，报章媒体每年农历新年前都会对该现象作出特别报导，例如许多发展商趁游子回乡拼业绩，新年不休假（《南洋商报》2013 年 2 月 2 日），发展商推出新年房价优惠吸引游子（《南洋商报》2014 年 2 月 4 日）及发展商冀新年开红盘，游子返乡催谷购屋热，新加坡游子占 30% 以上（《南洋商报》2016 年 2 月 1 日）等等。这些现象导致怡保严重缺乏劳工，转而引进更多的外劳工作，具体可参考州内家具业的概况，根据报道，州内约 1,000 个家具同业需要将近 3 万外劳支撑营运，唯目前仅万余人在职，尚欠 10,000 至 20,000 劳力，政府冻结外劳的举措让同业甚感震惊（南洋商报 2016

年 3 月 5 日)。由此可见，怡保目前严缺人力，因此同为“3D 行业”<sup>21</sup>的锡矿业即使重振及发展，恐怕也得面对缺乏“有工无人”的难题。再加上现在距锡价崩溃已有 30 年之久，即使有人愿意投资于锡矿业，许多矿场，采锡器材早已陈旧不堪，若要重新投入运作，就要翻新及引入新科技，所牵涉成本极高。然而，锡价的利润却不稳定，因此鲜少有人愿意冒险投资。

在种种因素的使然下，怡保锡矿业失去凝聚华人社会的经济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该行业能否重新回到霹雳州的经济主流，在参考丘思东及陈联忠的论述及审视当今怡保所面对的问题后，笔者认为等待着探锡工业的未来确实如丘思东所形容般，将会是一场“终结”，所能留下的，将会是对华人社会贡献的历程与回忆。

---

<sup>21</sup> 3D 行业：危险(Dangerous)、肮脏(Dirty)、困难(Difficult)的行业。

## 第二节、锡价崩溃后怡保锡矿业的求存与转型

锡矿业的没落已成事实，但华人社会在面对锡市崩溃前后，并没有坐以待毙，反而积极地向政府提出重振锡业的建议，为锡业作出努力及贡献，冀望锡业能重新回到经济主流上。奈何，经过多番奋斗，他们仍然无法扭转锡市萧条的劣势，探锡活动几近停止。尽管锡业的前途黯淡，但华人社会却未放弃对锡业的期望。

### 一、华人锡矿业代表的努力

丘思东早在 1982 年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会员选举大会议提出应付锡市场过剩的现象。他认为，减少锡产和吸收过剩锡条，以维护锡价与防止锡价继续下降的有效途径。另外，他也要求财政部重新调整锡出口税，尽量减低柴油价格，或增加对柴油津贴，以减轻对锡矿同业的负担。经过会议讨论，该会呼吁政府强烈反抗美国停止抛售囤锡，免扰乱锡市及促成锡价暴跌（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会员选举大会议案录 1982 年 5 月 20 日）。在锡业大危机的冲击后，近百五间砂泵矿场停操作，陈必赐也就此事代表全马华人矿务总会向政府反映，要求政府给予协助，具体的建议包括恢复柴油津贴、不分日夜地给予矿场减少 58% 电费的优待，希望能够籍着这些措施，让矿家能够继续生存（《星洲日报》1985 年 11 月 21 日）。同时，当时的砂泵矿家更研究自行囤积锡米，并直接出售给消费国（《星洲日报》1985 年 11 月 21 日）。由于该措施的价格可由买卖双方拟定，这样一来即可弥补锡市停止交易的困境。



丘思东强调，唯有各锡生产国能够真诚合作，配合市场需求，节制生产，使锡量维持求过于供，抵消过剩锡存，才能使锡价回升。我国原产部也须与州政府达成共识，采取统一的土地政策。矿工可在种植地采矿，主权仍归地主，采矿后地归原主，可重作别的用途，减少采矿的成本（《南洋商报》2000年10月13日）。陈联忠同样认为，许多胶原地、游棕园丘、森林地与马来保留地仍有丰富的锡苗蕴藏，希望政府开放地段，供矿家申请采矿，开采完可继续保有有关地段作其他发展（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访问2009年9月27日）。以上种种措施与建议，皆是华人社会为振兴锡矿业的心血。

在锡矿同业的努力反映下，终得到政府及国际的关注与回应。时任霹雳州务大臣拿督士里南利（Ramli Ngah Talib）表示，州政府将继续批准采矿与开矿契约的申请，并更新探矿地契，以复兴州内矿业（《星洲日报》1986年8月10日）。除了州政府，中央政府也陆续表态。时任原产部长林敬益也指出，该部门将实行一项七千万的贸易贷款计划，以拯救锡市并避免约110家矿场倒闭及5,000名工友的失业（《星洲日报》1986年8月20日）。为了配合锡产国协会<sup>22</sup>限制锡出口的措施，政府更谕令全国矿场减产10%至30%，以拯救锡市（《星洲日报》1987年4月28日）。直到1995年，州政府无意发出新的和更新到期的探矿租借执照，使大马探矿面临更多难题（《星洲日报》1995年5月24日）。随后，时任霹雳州矿务局局长阿都拉曼（Abdul Rahman）表示，该局已批准执照重开7家旧矿场，将开放最多15项招标申请，以减少国家锡进口费

---

<sup>22</sup> 锡产国协会：1983年8月16日成立，实施锡出口限制以平衡锡产与销量的数量，维持锡价稳定。

用<sup>23</sup>（新海峡时报 1996 年 9 月 2 日）。直到 2008 年，州政府见锡价甚好，才透露将在不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下，重新探讨是否要发出采矿执照。在中央部门，州政府断断续续及反复地处理下，锡业的困境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完整的改善，反而逐渐趋向没落。

## 二、锡矿业的转型

时隔 15 年之久，怡保华人社会对于锡矿业之明天的讨论已大量减少，锡矿业似乎已成一潭死水，市内如打扪、万里望仅仅留下许多大大小小的旧矿场和废矿湖，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近十年来，没落的锡矿业寻找到另一发展途径，透过改建社区内荒废已久的矿湖或保有锡矿业文物，转而往旅游、休闲及商业住宅区发展，锡矿业逐渐重现曙光。

以旅游业为例，其中转型最为成功则数打扪双威迷失乐园（Sunway Lost World Tambun, 见附录十三）。该景点由怡保矿家谢华（生卒年未详）之子，谢富年（1945-）的双威集团所开发，通过改建旧矿湖，在 2004 年成为怡保首个水上乐园。它位于怡保市中心约 10 公里的打扪路，覆盖范围共有 16.2 公顷，同一时间可容纳超过 10 000 名游客<sup>24</sup>。乐园中还设有“锡谷”（Tin Valley）展示洗琉璃实体大小相同的金山沟及沙泵抽水枪等采锡工具，以让游客认识霹雳锡矿业历史（打扪双威迷失乐园网站：<http://sunwaylostworldoftambun.com>）。同

---

<sup>23</sup> 原文：The State Mines Department has given licences to re-open seven old tin mines, and will approve up to 15 in a bid to reduce the country's import bill for tin, its director Abdul Rahman Mohd Rafeq said yesterday

<sup>24</sup> 鸣谢怡保市政厅提供原件资料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

样以矿湖改建的旅游胜地还有怡保市政厅与国家景观局（Jabatan Lanskap Negara）在 1999 年联合打造的崑崙浪休闲公园（Gunung Lang Recreational Park, 见附录十四）。该公园位于近打谷中心地带且被许多石灰岩山环绕，占地 28 公顷，距怡保市中心约 5 公里，据知是由一名马来锡矿家所开发（霹雳旅游局网站：<http://tourismperakmalaysia.com/our-destination/gunung-lang-recreational-park>）。由于公园的地理适中，群山环抱，加上矿湖等自然景象，吸引许多游客到此漫步、乘船游矿湖，进行生态旅游。另外也不乏一些因保留或“移植”锡矿工业概念的旅游胜地，如梁碧如在 1893 年创办的闲真别墅、霹雳博物馆（Darul Ridzuan Museum）、地质博物馆（Muzium Geologi）和坐落在近打河畔公园复制而成的金山沟等，皆是锡矿业过渡达到旅游业的证例。

除了改造成旅游景点外，废矿湖更多用以改建成为住宅区和商业区，如拿乞区的御景湾（Water Village），金沙湾（Bay Resort）及孟加兰小西湖（Taman Tiara）住宅区（见附录十五）。其中也包括一些规模比较庞大的改建工程，如霹雳鞋业公会总投资 1 亿令吉，在孟加兰改建鞋城，计划兴建 300 家制鞋工厂及鞋子展览厅，共占地 24 英亩（《中国报》2015 年 11 月 22 日）。另外也存有一些较为特别的案例，如位于石山脚（Sungai Siput Selatan）下的马场原为锡矿开采区，后来改建为训练赛马的私人俱乐部（《星洲日报》2015 年 3 月 9 日），或兵如港因排水系统不够完善，中央政府拨款 570 万令吉在该区物色适合的废矿湖以改建作防洪蓄水池（《中国报》2015 年 11 月 23 日）。

至于其他仍未改造的废矿湖，也会用以充作民众休闲及垂钓的去处，如报道所述，怡保市政厅将申请 10 万令吉拨款，以将大和园（Pasir Puteh）中学后

面的废矿湖提升为休闲区，让附近 400 户居民受益（《星洲日报》2009 年 4 月 26 日）。以上种种兴建及提升工程反映了锡矿业在没落以后，并没有遭到闲置，反而逐步过渡其他领域，以图一线生机。

## 结语

本文主要整理出霹雳锡矿业的没落对怡保华人社会发展的影响，尝试结合锡矿业曾经对社区所作出的贡献，对比锡价崩溃前后变化，以看出锡矿业对社会的影响。经过整理，笔者发现开采锡矿这一行业与怡保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从发现到开采，怡保锡矿业已存活超过了一个世纪。早期的怡保依靠着锡矿业起家及发展，市内的公会、会馆和学校无一不是依靠强力的锡矿经济建立起来。尽管这一世纪以来，锡矿业并非风调雨顺，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许多挑战，但在华人社会的努力下，锡矿业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再现光辉。直到 1985 年 10 月 24 日，锡价全面崩盘，以“锡都”闻名的怡保受到冲击，其影响深入至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工商、教育、庙宇等。锡矿业自此失去昔日风采，难以复兴，也逐渐与夕阳工业划上等号。

本文的贡献是整理了锡矿业没落带给怡保华人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还原个别行业对社会的重要性及其没落所造成的冲击。研究发现，锡矿业的没落直接影响了怡保各公会及会馆的发展。由于这行业曾是市内的主要经济来源，各社团的会员大部分都从事锡矿业，成为社团资金的主力，因此锡价崩溃最终导致霹雳华人矿务公会、霹雳嘉应会馆及霹雳中华工商总会这些社团的矿工会员及精英的减少，高度依赖锡矿业经济的社团更显现出财力下降的现象。锡矿业没落的影响甚至还延伸至市内各个学校及庙宇，导致教育的经济来源受限。市内原先受到矿家们大力资助的学校和庙宇，其经济来源在锡矿业没落后已逐步从矿家转移到其他行业，也意味着锡矿业作为经济力量代表的地位已被其他行业所取代。尽管这些社团、学校及庙宇至今仍然可以进行各种发展与工程，但

对于华人社会而言，锡矿业就意味着失去了对社会发展具有高回酬及潜力的经济。

为了挽救锡市，华人社会的锡矿业代表曾作出多番努力，包括向政府反映，引起社会关注等，却无法得到各方的配合，导致锡矿业前途黯淡，复兴无望。时至今日，锡矿业犹如夕阳行业，采锡活动难以发展，但华人社会在锡矿业的基础上，透过改造废矿湖、旧矿场，或保留及引用锡矿业历史的概念，实现经济转型。目前，怡保市内不乏由锡矿转型而来的旅游景点，更多地则是住宅区与工商业区的改建，锡矿业重现曙光，转眼又成为了市内崭新的经济力量。

本文在讨论霹雳锡矿业对怡保华人社会发展的影响上有许多不足之处。在经济与人口资料的整理上，由于时间紧凑，未能收集完整的资料。若能搜集到更多有关霹雳州锡矿业经济、失业率及人口历年来的详细数据，将更有利于研究锡矿业对怡保经济及人口的影响。在对社会影响的部分，由于笔者资历尚浅，未能完全识别怡保所有矿家的名字，仅能靠收集得来的现有资料进行分析及分类，因此得出来的矿工名单不够完整及准确，恐怕在研究数据上造成微差。由于资料不足及本文所探讨的对象以各个个体探讨整体锡矿业的影响，所涉及的社会阶层不尽全面，希望将来有兴趣研究的学者可以深入地探讨社会的其他领域，以记载锡矿业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与影响。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怡保早已不再依靠锡矿业发展为经济主力，能保存下来的资料也日渐稀少，希望往后的学者能够赶上经济的变化，不忘锡矿发展贡献之余，也重新从各方面去拼凑这个行业没落对怡保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忆。

## 参考资料

### 一、年鉴

- 1) *States of Malaya Chamber of Mines (Incorporated) Yearbook* (1970-1987) .
- 2) *Malaysian Chamber of Mines Yearbook* (1988-2004) .

### 二、专书

- 1) 芭芭拉 沃森 安达娅, 伦纳德 安达娅著, 黄秋迪译 (2010), 《马来西亚史》, 北京: 全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 高伟浓 (2014), 《清代华侨在东南亚-跨国迁移、经济开发、社团沿衍与文化遗产新探》,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3) 黄尧 (1967), 《星马华人志》, 香港: 明鉴出版社。
- 4) 林水椽, 骆静山 (1984), 《马来西亚华人史》, 吉隆坡: 马来西亚留台同学会联合总会。
- 5)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 (2002), 《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 怡保: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
- 6) 丘思东 (1984), 《马来西亚的沙泵锡矿工业》, 吉隆坡: 南洋印务有限公司。
- 7) 丘思东 (2015), 《锡日辉煌——砂泵采锡工业的历程与终结》。金宝: 近打锡矿工业 (砂泵) 博物馆。

- 8) 林廷辉, 宋婉莹 (2002),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50年》,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 9) 王瑞国著 (2014) 《马来西亚华文中学的改制与复兴—以霹雳州为例 (1962-1985年)》, 吉隆坡: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印刷。

### 三、外文专书

- 1) Mines department Malayan Union, *Bulletin of Statistics relating to the Mining Industry of Malaya 1947*, compiled in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inspector of mines, published by authority.
- 2) David Palmer & Michael Joll (2011), *Tin Mining in Malaysia: The Osborne & Chappel Story*, Gopeng: Muzium Gopeng.
- 3) Ho Tak Ming (2009), *Ipoh: When Tin Was King*, Ipoh: Perak Academy.
- 4) Khoo Salma Nasution & Abdur-Razzaq Lubis (2005), *Kinta Valley*, Ipoh: Perak Academy.

### 四、论文

- 1) 陈爱梅 (2006), <经济大萧条时期霹雳的社会及矿场华工状况, 1929-1933年>,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9期。
- 2) 杜美慧 (2015), <霹雳华人矿务公会研究 1935-2015>, 拉曼大学文学士荣誉学位论文。



- 3) 郑乃平 (2004), <马来西亚胡人人口变迁的起因与影响>, 收录于文平  
强主编《马来西亚华人人口-趋势与议题》,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 四、特刊

- 1) 百年纪念特辑小组编辑 (2007), 《回顾百年特辑 1907~2007》, 怡保:  
霹雳中华工商总会。
- 2) 霹雳留台同学会 (1992), 《霹雳留台同学会银禧纪念特刊》, 怡保:  
Cipta Printing & Publication (M) Sdn. Bhd.
- 3) 霹雳育才创校 108 周年暨育才独立中学迁校 30 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5), 《霹雳育才创校 108 周年暨育才独立中学迁校 30 周年纪念特  
刊》, 怡保: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董事部。

#### 五、报章

- 1) 收录于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剪报:
  - a) 《南洋商报》2000 年 10 月 13 日、9 月 19 日、10 月 13 日。
  - b) 《星洲日报》1985 年 11 月 21 日、1986 年 1 月 11 日、8 月 10 日、8 月  
20 日、1987 年 4 月 28 日 1988 年 4 月 20 日、1994 年 3 月 24 日、1993 年  
5 月 26 日、1993 年 9 月 9 日、1993 年 9 月 27 日、1994 年 11 月 26 日、  
1994 年 12 月 14 日、1995 年 5 月 24 日、1999 年 1 月 3 日。
  - c) *New Straits Times* 《新海峡时报》1996 年 9 月 2 日

2) 收录于霹雳嘉应会馆剪报:

- a) 《光明日报》1992年5月12日.
- b) 《建国日报》1967年8月22、1972年3月12日。
- c) 《南洋商报》1984年5月21日、1985年5月15日、1987年6月3日、  
1993年11月25日、1994年4月30日、1997年5月5日
- d) 《星洲日报》1978年5月30日、1984年12月21日、1985年1月4日、  
1986年1月8日、4月30日。
- e) 《新民日报》1988年1月1日
- f) 《星洲日报》1987年1月5日、1990年5月12日、12月5日、2008年  
11月4日
- g) 《中国报》1974年11月9日、1991年12月4日。

3) 《南洋商报》2013年2月2日、2014年2月4日、2016年2月1日、3月5日。

4) 《中国报》2015年11月22日、2015年11月23日。

5) 《星洲日报》2012年9月4日、2015年3月9日。

## 六、非正式出版资料

### 1) 会长与会员名单

- a) 霹雳嘉应会馆会员名单（共两册）。
- b) 霹雳嘉应会馆历年会长一览表。
- c) 霹雳中华工商总会会员名单。

## 2) 简史与捐献纪录

- a) 坝罗古庙简史（2005）。
- b) 坝罗古庙捐献名单（1968年11月16日）。
- c) 坝罗古庙功德坊名录（2002）
- d) 霹雳嘉应会馆简史（1973年8月）。
- e) 霹雳嘉应会馆改建基金捐助者列表（1973年8月）。
- f) 霹雳育才独中捐献纪录（1981-1990）。
- g) 霹雳中华工商总会重建新厦捐资者名单（1972年4月）。

## 3) 会务报告、备忘录与致谢稿

- a)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常年大会陈联忠致词稿 2000年3月24日。
- b)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常年大会记录 1999年3月26日。
- c)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会员选举议案录 1982年5月20日。
- d) 霹靂華人礦務公會常年大會致詞稿 1998年12月31日。
- e) 雪森彭礦務公會備忘錄 1978年5月5日。

## 4) 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访问陈联忠文稿（2000年9月27日）。

## 七、互联网

1) 打打双威迷失乐园网站：<http://sunwaylostworldoftambun.com>

2) 华中网—圣母玛利亚国民型中学：

<http://www.smjk.edu.my/school/index.php?schid=23>

3) 华中网—霹雳女子国民型中学:

<http://www.smjk.edu.my/school/index.php?schid=32>

4) 经济策划局网站: <http://www.epu.gov.my/dasar-ekonomi-baru>

5) 马来西亚统计局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网站:

<https://www.statistics.gov.my>

6) 霹雳旅游局网站: <http://tourismperakmalaysia.com/our-destination/gunung-lang-recreational-park>

7)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网站: <http://www.yukchoy.edu.my/>

8) 万华二校小学网站: <http://kintautara.net/abc2113v2/>

## 八、访谈一览表

1) 丹斯里拿督丘思东 (2016年8月13日) (徐俊华)

2) 廖伟华 (2016年8月3日), “关于拿乞新村锡矿业发展与人口变迁”。(徐俊华)。

受访者	采访者	日期	时间	地点
丹斯里拿督丘思东	徐俊华	2016年8月13日	上午10时	金宝大酒店
廖伟华	徐俊华	2016年8月3日	上午10时	红坭山华小

## 附录

### 附录一

#### 霹雳嘉应会馆矿业会员名单（1950-2014）

##### 1950年至1954年

序号	姓名	年龄/出生年	祖籍地	入会批准日期
1.	温时青	/	梅县	1950-10-15
2.	涂伟	/	梅县	1950-12-23
3.	李景	/	五华	1951-5-28
4.	古财贵	55	蕉岭	1951-6-29
5.	丘富兴	55	蕉岭	1951-6-29
6.	李元恺	45	五华	1951-12-30
7.	梁瑶祥	30	梅县	1952-12-24
8.	梁炯源	1921	梅县	1953-10-30
9.	梁耀源	31	梅县	1953-10-31
共9人				

##### 1955年至1964年

序号	姓名	年龄/出生年	祖籍地	入会批准日期
1.	李莱生	1921	梅县	1955-3-9
2.	曾彬	/	梅县	1955-3-25
3.	张镜	/	五华	1955-6-4
4.	李其敬	1903	梅县	1955-11-18
5.	刘松芳	51	梅县	1955-11-18
6.	王江	/	梅县	1956-4-6
7.	丘梅三	39	梅县	1956-4-6
8.	李鸿清	/	梅县	1956-4-6

9.	黄荣华	1914	梅县	1956-4-6
10.	曾雨云	/	梅县	1956-4-6
11.	管康秀	/	梅县	1956-4-6
12.	钟群	/	梅县	1956-4-6
13.	王梅霞	1907	梅县	1956-4-17
14.	李燊伟	45	梅县	1956-4-17
15.	李杰源	1910	梅县	1956-4-17
16.	梁炎祥	1932	梅县	1956-4-17
17.	刘澄秋	1911	梅县	1956-4-17
18.	李侨	/	五华	1956-5-25
19.	姚良鑑	/	平远	1956-5-25
20.	陈右	1902	梅县	1956-5-25
21.	林运华	/	梅县	1956-5-29
22.	刘源	25	平远	1956-5-29
23.	朱国洋	1934	梅县	1956-7-2
24.	何元	/	免宁	1956-7-2
25.	李亮	58	梅县	1956-7-2
26.	李坤胜	31	梅县	1956-7-2
27.	李昌	/	梅县	1956-7-2
28.	李裕发	/	五华	1956-7-2
29.	陈福生	1936	梅县	1956-7-2
30.	冯汉	1910	梅县	1956-7-2
31.	叶其江	1916	梅县	1956-7-2
32.	邓义	/	梅县	1956-7-2
33.	林火荣	57	梅县	1956-7-27
34.	温百超	1905	梅县	1956-8-6
35.	杨九	/	梅县	1956-8-6
36.	杨晋	/	梅县	1956-10-20
37.	郭汉辟	/	梅县	1956-10-25

38.	李忠成	1934	梅县	1956-10-28
39.	江汉棠	1929	免宁	1956-11-10
40.	黄明权	1934	梅州	1957-3-6
41.	黄忠权	1935	梅州	1957-3-6
42.	李清	/	五华	1958-3-29
43.	梁燊秀	54	梅县	1958-9-15
44.	梁元荣	1907	梅县	1958-10-6
45.	李奇生	1907	免宁	1960-7-28
46.	杨松贤	1936	梅县	1960-12-25
47.	杨立贤	22/1938	梅县	1960-12-25
48.	何荣	50	梅县	1961-1-10
49.	曾源祥	57	梅县	1961-3-3
50.	汤汉钦	45	蕉岭	1961-3-16
51.	潘金水	51	梅县	1961-12-25
52.	涂清华	1921	梅县	1962-1-9
53.	管金秀	40	梅县	1964-220
54.	吴新云	42	梅县	1964-5-15
55.	李赖芳	1926	免宁	1964-8-7
56.	梁峥权	1925	梅州	1964-8-7
57.	丘才其	50	梅县	1964-11-24
共 57 人。				

1965年至1974年

序号	姓名	年龄/出生年	祖籍地	入会批准日期
1.	丘思东	1931	梅县	1965-11-22
2.	黎学熙	1904	梅县	1966-2-15
3.	曾文福	40	梅县	1966-2-17
4.	张发舜	40	梅县	1966-3-3
5.	黄襄华	34	/	1966-6-8
6.	徐玉昌	36	蕉岭	1966-7-7
7.	叶堂	57	梅县	1966-8-22
8.	幸壬麟	69	梅县	1966-10-18
9.	卢辉元	53	梅县	1966-10-25
10.	梁维雄	1906	梅县	1966-11-8
11.	徐六	56	蕉岭	1966-11-18
12.	潘运生	1933	梅县	1966-12-3
13.	潘耀梅	1933	梅县	1966-12-6
14.	卢树彝	30	梅县	1966-12-6
15.	古宝贵	46	梅县	1966-12-13
16.	朱仙荣	/	梅县	1966-12-13
17.	池映天	60	梅县	1966-12-15
18.	梁彬元	47	梅县	1966-12-15
19.	梁友坤	1915	梅县	1966-12-15
20.	宋元恒	1941	梅县	1966-12-23
21.	梁腾芳	32	梅县	1966-12-29
22.	李保生	45	梅县	1967-1-5
23.	姚兆松	43	平远	1967-1-5
24.	廖学	1898	梅县	1967-3-23
25.	李文	1911	梅县	1967-4-13
26.	刘伟鸿	49	梅县	1967-5-2



27.	廖春高	1916	梅县	1967-6-13
28.	李焱	1913	梅县	1967-6-20
29.	陈运胜	1916	兴宁	1967-6-20
30.	曾佛定	1929	梅县	1967-6-20
31.	巫云峰	1909	梅县	1967-6-22
32.	张石凤	66	梅县	1967-6-22
33.	黄政广	1914	梅县	1967-6-22
34.	王应铭	49	梅县	1967-6-26
35.	余质均	1925	梅县	1967-6-27
36.	李伟	1912	梅县	1967-6-27
37.	张国成	67	梅县	1967-6-29
38.	丘先祥	1916	蕉岭	1967-7-6
39.	叶开	55	五华	1967-7-6
40.	丘炎生	59	梅县	1967-7-17
41.	姚兆准	1930	平远	1967-7-20
42.	章耿	1909	梅县	1967-8-23
43.	张荣	53	梅县	1967-9-20
44.	刘吉云	1930	梅县	1967-9-22
45.	温全	/	梅县	1967-9-26
46.	陈少金	49	梅县	1967-9-28
47.	陈财	44	梅县	1967-9-28
48.	曾水	/	兴宁	1967-9-28
49.	钟卓	59	蕉岭	1967-10-2
50.	李新	1907	梅县	1967-10-5
51.	丘兰生	59	梅县	1967-10-10
52.	丘金龙	31	梅县	1967-10-10
53.	梁华	58	梅县	1967-10-10
54.	廖伙祥	60	梅县	1967-10-10
55.	蓝玉光	1906	梅县	1967-10-10

56.	张清泉	1941	兴宁	1967-10-17
57.	刘海龙	1941	梅县	1967-10-28
58.	李元池	1916	五华	1967-12-14
59.	李春	1916	五华	1967-12-19
60.	李宝玲	1917	五华	1967-12-19
61.	梁俊	1936	梅县	1967-12-19
62.	李友三	1895	梅县	1967-12-22
63.	徐佛贵	1923	蕉岭	1967-12-28
64.	陈和云	53	蕉岭	1968-1-18
65.	杜仁	58	梅县	1968-5-8
66.	傅财兴	48	蕉岭	1968-5-21
67.	赖海泉	1939	梅县	1968-5-21
68.	潘庆春	1902	梅县	1968-6-6
69.	李清	1911	五华	1968-6-16
70.	谢禄兴	1941	梅县	1968-6-28
71.	姚兆惹	47	平远	1968-11-7
72.	廖远烈	46	梅县	1968-11-19
73.	幸展鸿	1919	免宁	1968-11-21
74.	陈居	1916	免宁	1968-12-11
75.	王云招	34	免宁	1968-12-25
76.	罗立森	28/1940	梅县	1968-12-25
77.	罗源进	1919	兴宁	1968-12-29
78.	丘荣昌	1916	梅县	1968-12-31
79.	丘思怡	1916	梅县	1968-12-31
80.	幸泮璋	59	免宁	1969-1-21
81.	张仁	1920	梅县	1969-1-16
82.	丘义	61	蕉岭	1969-1-17
83.	王生	1916	免宁	1969-2-20
84.	李奕	1949	平远	1969-2-24

85.	丘添发	37	梅县	1969-3-21
86.	丘振发	30	梅县	1969-3-21
87.	丘锦发	27	梅县	1969-3-21
88.	丘春久	30	梅县	1969-3-21
89.	萧鑫权	56	梅县	1969-6-30
90.	张镜泉	44	梅县	1969-8-10
91.	叶平芳	67	梅县	1969-8-10
92.	邓育彬	52	梅县	1969-8-20
93.	杨水生	1927	梅县	1969-8-24
94.	刘金泉	1926	梅县	1969-8-24
95.	丘学仕	46	蕉岭	1969-8-26
96.	邹锡章	1917	梅县	1969-8-28
97.	陈继鹏	44	梅县	1969-10-15
98.	陈绀荣	45	梅县	1969-10-15
99.	叶金华	44	梅县	1969-12-2
100.	叶财煊	60	梅县	1969-12-24
101.	潘荣华	61	梅县	1970-2-23
102.	丘金荣	58	梅县	1970-6-23
103.	幸远生	39	梅县	1970-6-23
104.	李元焕	61	五华	1970-6-23
105.	钟镜	/	梅县	1970-6-23
106.	曾繁明	58	蕉岭	1970-7-14
107.	李春元	61	梅县	1970-7-31
108.	丘宏泰	38	梅县	1970-9-14
109.	钟祥麟	59	蕉岭	1970-9-14
110.	古三	/	梅县	1970-10-26
111.	李宇新	58	梅县	1970-10-26
112.	赖念群	34	蕉岭	1970-10-26
113.	陈（文见）（衞义）	33	梅县	1971-2

114.	曾文海	32	梅县	1971-2-15
115.	王志明	40	免宁	1971-2-22
116.	李良	72	/	1971-2-22
117.	吴新德	30	梅县	1971-2-22
118.	吴钦	41	梅县	1971-2-22
119.	汤成佑	44	蕉岭	1971-2-22
120.	廖金伙	49	梅县	1971-2-22
121.	赖森满	21	蕉岭	1971-2-22
122.	谢育钦	46/1925	梅县	1971-2-22
123.	丘伟忠	30	蕉岭	1971-6-18
124.	梁基祥	35	梅县	1971-7-13
125.	梁棋祥	32	梅县	1971-7-13
126.	梁铠祥	31	梅县	1971-7-13
127.	梁伟祥	30	梅县	1971-7-13
128.	梁浩祥	24	梅县	1971-7-13
129.	梁棣祥	21	梅县	1971-7-13
130.	李裕林	30	五华	1971-9-17
131.	潘国良（梁）	41	梅县	1971-10-26
132.	钟故玉	55	梅县	1971-11-11
133.	徐柏洋	52	梅县	1971-11-20
134.	李元涌	58	五华	1971-12-2
135.	曹祥	61	平远	1972-3-3
136.	徐松问	59	梅县	1972-5-8
137.	黄佑	1919	梅县	1972-6-1
138.	陈福朽	38	梅县	1973-3-6
139.	叶耀德	42	梅县	1973-10-24
140.	丘才森	38	梅县	1974-9-29
*共 140 人，1972 年以后矿工人数为 7 人				

1975年至1984年

序号	姓名	年龄/出生年	祖籍地	入会批准日期
1.	彭志清	46	旴宁	1975-2-28
2.	李纯荣	29	蕉岭	1975-4-23
3.	陈旺	53	梅县	1975-4-23
4.	王荣福	40	梅县	1975-6-11
5.	吴强发	42	蕉岭	1975-6-11
6.	徐玉振	35	蕉岭	1975-8-22
7.	叶焕桃	35	梅县	1975-8-22
8.	黄锡览	59	梅县	1976-4-28
9.	刘锦源	42	梅县	1976-12-4
10.	李镶	64	梅县	1977-4-29
11.	邓金兴	34	梅县	1977-12-23
12.	钟天权	34	梅县	1977-12-23
13.	何月星	44	梅县	1978-5-12
14.	李式	/	五华	1978-5-12
15.	凌来祥	46	平远	1978-5-12
16.	潘锦泉	46	梅县	1978-7-21
17.	魏荣芳	34	五华	1978-7-21
18.	丘道生	43	梅县	1978-10-27
19.	丘学坤	/	蕉岭	1978-10-27
20.	黄铎	75	五华	1978-12-22
21.	愈国昌	33	梅县	1979-2-23
22.	叶福荣	59	梅县	1979-4-27
23.	谢宣意	49	梅县	1979-4-27
24.	陈保安	40	蕉岭	1979-6-29
25.	张宪盛	32	梅县	1979-12-17
26.	卢发杰	24	梅县	1979-12-17

27.	李侨	46	梅县	1980-2-14
28.	卜彰辉	50	梅县	1980-4-25
29.	幸景生	44	梅县	1980-4-25
30.	林泉生	40	梅县	1980-4-25
31.	林月云	51	平远	1980-6-27
32.	梁斯	47	梅县	1980-6-27
33.	梁国权	33	梅县	1980-6-27
34.	幸清源	1922	免宁	1980-8-29
35.	杨建忠	32	梅县	1980-8-29
36.	李苟（正宜）	43	梅县	1981-4-27
37.	幸联邦	40	兴宁	1981-4-27
38.	林烈荣	49	蕉岭	1981-4-27
39.	曾金莲	50	梅县	1981-6-18
40.	丘锡福	36	梅县	1981-8-28
41.	林均	55	枚县	1981-10-30
42.	陈成秋	44	梅县	1981-10-30
43.	张凯盛	1949	枚县	1981-10-30
44.	梁福生	1949	枚县	1981-12-21
45.	梁保胜	1936	枚县	1981-12-21
46.	刁善真	41	枚县	1982-2-19
47.	王华南	36	梅县	1982-4-28
48.	叶经涛	29	枚县	1982-4-28
49.	潘志明	27	枚县	1982-4-28
50.	陈明才	1954	梅县	1982-6-28
51.	李联启	1924	梅县	1983-2-18
52.	林永祥	1931	梅县	1983-6-29
53.	钟菊兰	1934	梅县	1983-8-29
54.	叶（宀森）华	1924	梅县	1983-10-14
55.	黄星文	1939	枚县	1984-6-29

56.	钟（文见）松	1941	梅县	1984-8-24
57.	曾雨冬	1933	兴宁	1984-12-19
共 57 人				

1985 至 1994 年

序号	姓名	年龄/出生年	祖籍地	入会批准日期
1.	陈永成	1942	梅县	1985-2-27
2.	陈志光	1959	梅县	1986-5-25
3.	吴荣源	1940	梅县	1986-8-25
4.	古财贵	/	梅县	1989-4-29
5.	黄金泉	1950	梅县	1986-2-25
6.	管淼荣	1941	梅县	1986-4-14
7.	徐钦华	1926	梅县	1986-8-25
8.	张毓明	1962	梅县	1988-8-28
9.	李桓宋	59	枚县	1989-8-28
10.	陈钧泉	1950	梅县	1989-10-16
11.	汤钦信	37	梅县	1990-9-14
12.	陈庚顺	1953	梅县	1990-10-15
13.	姚泗	1951	梅县	1992-3-16
共 13 人。				

1995 年至 2014 年

序号	姓名	年龄/出生年	祖籍地	入会批准日期
1.	李书兴	1950	梅县	1995-5-10
2.	徐鸿福	1957	蕉岭	1996-1-15
3.	李祥	58	梅县	2009-6-18
共 3 人，1950-2014 年，霹雳嘉应会馆矿工会员人数为 279 人。				

资料不详（无入会批准日期，因此未列入统计范围内）。

序号	姓名	年龄/出生年	祖籍地	逝世日期
1.	丘兆权	/	梅县	/
2.	李鸿文	/	梅县	/
3.	李元浩	79	五华	/
4.	利佛保	/	梅县	/
5.	陈善湘	69	梅县	/
6.	梁锡祥	/	梅县	/
7.	梁振祥	1923	梅县	/
8.	张华盛	1920	梅县	/
9.	黄发	/	蕉岭	/
10.	黄佐	/	梅县	/
11.	冯芳	51	梅县	/
12.	温钦荣	1938	梅县	/
13.	温坤文	48	梅县	/
14.	温明	/	梅县	/
15.	叶永彝	1918	梅县	/
16.	管茂元	/	梅县	/
17.	廖少棠	/	梅县	/
18.	邓晋昌	/	梅县	/
19.	刘钧源	43	梅县	/
20.	刘仕丝负	1894	平远	/
21.	潘淦镛	50	梅县	/
22.	潘詒龄	/	梅县	/
23.	潘詒星	1932	梅县	/
24.	谢炽尧	/	梅县	/
25.	谢炽舜	1926	梅县	/
26.	罗炯云	59	梅县	/



27.	萧可维	1927	枚县	/
28.	萧育俊	1921	梅县	/
29.	夏永光	/	梅县	1956-8-2（退 回）
30.	梁炳元	65	梅县	1981-2-23
31.	叶其渊	71	梅县	1981-4-8
32.	潘新禄	69	梅县	1981-10-16
33.	李元忠	/	五华	1983-1-15
34.	刘三	1902	梅牙沙	1983-10-3
35.	温广业	1906	梅县	1984-4-5
36.	李万生	45	梅县	1984-4-23
37.	叶兆伦	59	梅县	1985-8-16
38.	张水光	50	梅县	1986-6-20
39.	黄禄元	69	梅县	1986-8-15
40.	刘壬（喜）	65	平远	1987-1-15
41.	陈鼎礼	53	梅县	1987-9-2
42.	梁灯如	70	梅县	1989-6-26
43.	梁应源	/	梅县	199x-12-17
44.	李元信	/	五华	1990-3-13
45.	夏平光	58	梅县	1992-2-17
46.	梁坤源	48	梅县	1995-5-4
47.	徐玉生	/	蕉岭	1996-8-5
48.	梁瑞洋	/	梅县	1998-3-2
49.	叶炎昌	59	梅县	2001-1-12
50.	李干文	1911	梅县	2002-1-2
51.	陈森杜	/	梅县	2004-4-7
52.	利天保	/	梅县	2005-11-5
53.	梁振祥	1923	梅县	2006-1-23
54.	杨高贤	1919	梅县	2010-1-21

55.	梁森元	51	梅县	2010-4-10
56.	赖甲贵	61	蕉岭	1911-6-29（未知 入会或生日）
共 56 人，霹雳嘉应会馆矿业会员历年来的人数总共 335 人。				

资料来源：霹雳嘉应会馆会员名单（共两册）。

备注：1) 此名单只筛选会员职业一栏中注明“採锡”、“矿商”、“矿工”、“洗琉璃”及“锰业”等与矿业相关行业的人员。

2) 会员职业一栏中仍有矿工及矿商人员，但其职业却列为“商”或“工”，因未仔细注明，恕笔者无法一一识别，故统一不采用，以免混淆。

## 附录二

### 中华工商总会矿业永久商号、商号与个人会员名录

1947 年

序号	姓名	商号	入会日期
1.	卢颖泉 *LOO WENG CHOON	卢颖泉锡矿有限公司 LOO WENG CHOON MINES SDN BHD	1947-3-25
* 共 1 名，因数据年份从 1955 开始至 1994 年，故未列入统计范围内。			

1955 至 1964 年

序号	姓名	商号	入会日期
1.	丘思东 HEW SEE TONG		1962 -10-02
2.	邓晋昌 THEN CHIN CHONG		1962-10-29
3.	江兴崇 KONG HENG CHOONG	KAI KING TIN MINE	1963-11-14
4.	林廷芳 LIM TING FONG		1964-10-27
共 4 名。			

1965 至 1974 年

序号	姓名	商号	入会日期
1.	范金泰 FAN KIM THYE		1965-04-09
2.	胡启来 OH KAY LAI		1968 -01-08
3.	黄广南 WONG KWONG NAM	中建兴锡矿公司	1968 -02-15
4.	蔡仲坤 CHAI CHOONG	蔡仲坤锡矿	1969-1-06

	KHOON		
5.	李理然 LEE LI JEN		1969-02-08
6.	胡万铎 Foo Wan Thot	胡日皆父子有限公司 FOO YET KAI & SONS SDN BHD	1969-09-02
7.	邱思钟 KHOO SOO CHENG PJK	安明商行 ANN MIN CO.	1970 -05-05
8.	胡万铎 FOO WAN THOT	胡日皆兄弟有限公司 FOO YET KAI & SONS SDN BHD	1970-06-07
9.	杨立贤 YONG LIP HIAN	杨汝桓父子有限公司 YONG NYEE FAN & SONS SDN BHD	1971-03-25
10.	萧可维 SIEW KHOR WEE		1971-05-14
11.	胡旺权 Foo Way Khean	胡日初兄弟有限公司 FOO NYIT TSE & BROTHERS SDN BHD	1971-05-22
12.	陆光勤 Loke Kong Kan	万荣丰矿物有限公司 BEH MINERALS SDN BHD	1971-11-08
13.	潘泉安 PHOON CHOON ONN		1972-06-28
14.	丘才基 HEW CHAI KEE JP	丘才基兄弟企业有限公司 HEW CHOY KEE & BROTHERS ENTERPRISE CO. SDN BHD	1972-10-26
15.	黄炳秋 WONG PENG CHOW	东南有限公司 TOONG NAM SDN BHD	1973 -01-01
16.	区松燊 AU CHOONG SUN		1973-03-05
17.	Lee Kum Choon	东方锡器有限公司 *ORIENTAL PEWTER SDN BHD	1973-10-23
共 17 名。			

1975 至 1984 年

序号	姓名	商号	入会日期
1.	Leow Kim Seong	廖润父子有限公司 LEOW YOON & SONS SDN BHD	1978-02-15
2.	Leong Kee Seong	梁焕元父子有限公司 LEONG FONG YUAN & SONS SDN BHD	1978-02-16
3.	刘士莲	李可宏父子有限公司 LEE KOH FAN & SONS SDN BHD	1978-03-06
4.	吴国华 NG KOK WAH	吴证源锡矿有限公司 NG CHENG YOON TIN MINE SDN BHD	1978-11-15
5.	蔡家校 CHAI KAN KOW AMP PJK	裕和兴锡矿有限公司 YEE FOH HIN TIN MINES SDN BHD	1980-02-02
6.		嘉庆有限公司 KAR KING SDN BHD	1980-08-01
7.	Hong Sew Keng	德兴铁厂有限公司 TEAK HENG FOUNDRY SDN BHD	1980-10-28
8.	李汉基 LEE HAN KEE	银河矿业有限公司 CAHAYA SUNGEI DUIT SDN BHD	1982-03-13
9.	郑润声 CHUNG YON SAN	华丰锡矿公司 WAH FOONG TIN MINE CO	1982 -06-22
10.	张铭钟 TEO MING CHENG	新有利矿务私人有限公司 SIN YEW LEE MINING SDN BHD	1982-09-23
11.	林万秀 LAM BAN SIEW	东南亚有限公司 THONG NAM AH SDN BHD	1982 -12-05
12.	谢锦鏐 CHEAH KAM LAU	东南亚有限公司 THONG LAM AH SDN BHD	1984 -08-07
共 12 名。			

1985 至 1994 年

序号	姓名	商号	入会日期
1.	叶永明 Yap Yoong Ming	叶九父子有限公司 *YAP KOW & SONS SDN BHD	1985-05-21
2.	钟继荣 CHOONG KAI WENG	荣利锡矿公司 WENG LEE TIN MINES	1986-08-22
3.	蔡山多 CHAI SAN THOM	蔡山多父子有限公司 CHAI SAN THOM & SONS SDN BHD	1986-10-20
4.	黄伦@黄志明 WONG LOON	源发矿业 YEAN FATT TIN MINING CO.	1989-09-02
共 4 名。			
1955-1994 年间中华工商总会矿业永久商号、商号与个人会员人数总共 37 名。			

资料来源：整理自霹雳中华工商总会会员名单。



## 附录四

### 中华总商会历届会长名录

年份	历届会长名录
第一任	胡子春
第二任	梁燦南
第三任	张珠
1947-1970	刘伯群
1971-1972	白成根
1973-1976	杨金殿
1977-1980/1985-1990	张国林
1981-1984	陈锦威
1991-1996	姚兆度
1997-2003	吴佐任
2003-2007	林国璋

资料来源：百年纪念特辑小组编，2007：18。



# 附录五

霹雳嘉应会馆改建基金捐助者列表（1973年8月）（凡捐献超过1,000元以上）

李奇生	何友三	鍾俊雅	丘志強	李梅三	林惠潮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理然	伍佰伍拾元	林國安	李任凱	江興崇	古誥清	周鑫群	張仙如	楊紹棠	賴國祥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陳旺雲	葉紹光	鍾王生	李梅三	林廷芳	陳守仁

(摄于2016年6月28日，霹雳嘉应会馆壁上。)

# 附录六

## 霹雳中华工商总会重建新厦捐资者名单（1972年4月）



（摄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霹靂中華總商會壁上。）

## 附录七

霹雳嘉应会馆会员子女学业成绩优异奖励金（1978-97）

年份	奖励金额	受惠人数	报章
1978-5-30	6775	252	星槟日报
1984-5-21	12370	386	南洋商报
1985-5-15	14750	450	南洋商报
1986-4-30	15210	466	星槟日报
1987-6-3	9550	323	南洋商报
1990-5-12	8920	272	星洲日报
1992-5-12	7250	215	光明日报
1994-4-30	5840	133	南洋商报
1997-5-5	7920	143	南洋商报

资料来源：整理自霹雳嘉应会馆剪报。

## 附录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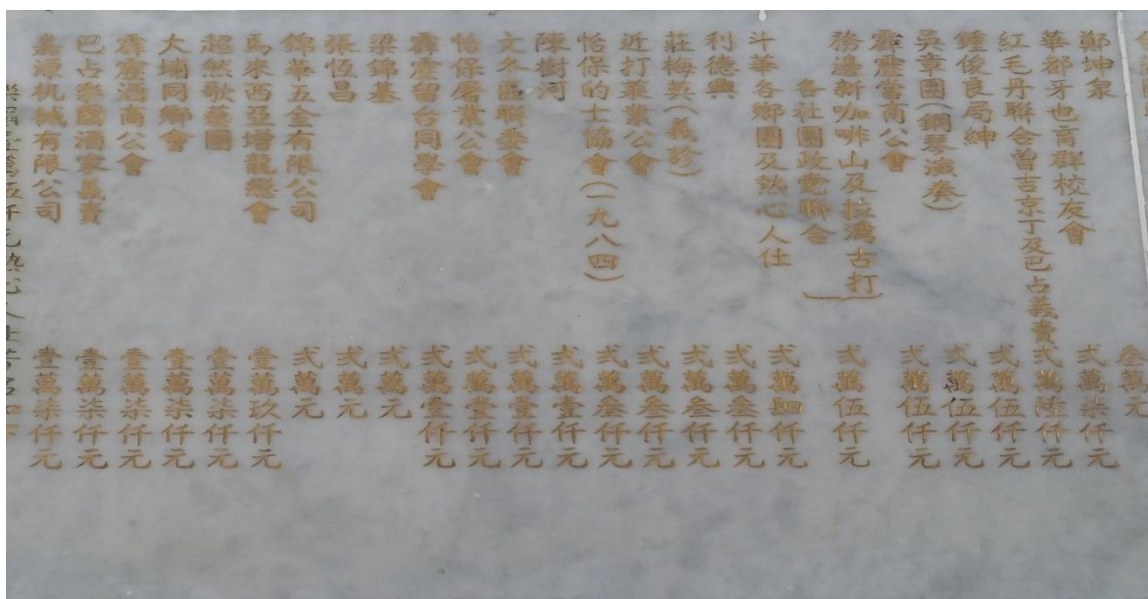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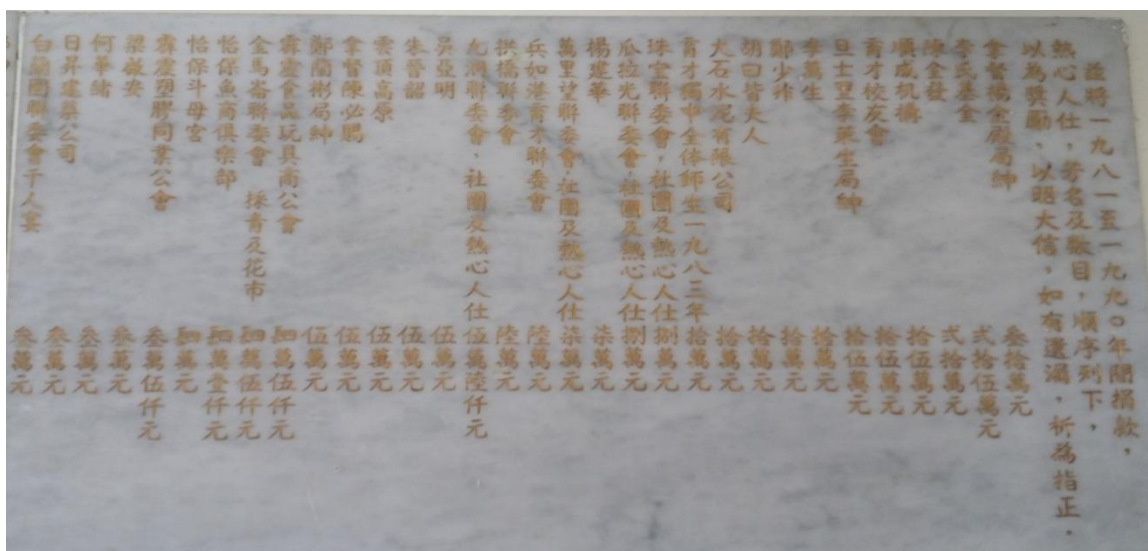
嘉应会馆清贫会员助学金（1984-1991）

年份	助学金额	受惠人数	来源
1984-12-21	4450	76	星槟日报
1985-1-4	4455	76	星槟日报
1986-1-8	4790	93	星槟日报
1987-1-5	4505	101	星洲日报
1988-1-1	4090	81	新明日报
1990-12-5	3630	67	星洲日报
1991-12-4	2755	62	中国报

资料来源：整理自霹雳嘉应会馆剪报。

## 附录九

育才独中捐献纪录（1981-1990）（凡捐献超过 15,000 元者）



(攝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霹靂育才獨中壁上。)



## 附录十

### 育才独中各教学建设图像



(摄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以上为该校各建设的部分图像，余者参照以下列表)

### 育才独中各教育建设的捐献与命名

建设	捐献者	建设	捐献者
行政楼	郑少非	教室	张倬云
电脑室	杨建华		梁炳元
生物室	何华绪、梁启安		张文清
食堂	霹雳食品玩具商公会 霹雳塑胶同业公会 怡保鱼商俱乐部		陈金福
打字室	云顶有限公司 怡保斗母宫		方川文
科学楼	戴积善		冯天鸣

学生宿舍大楼	朱晋韶、吴亚明、郑兰彬	教室	陈高陞
文教楼	<b>胡曰皆夫人</b> 大石水泥有限公司		胡万练
教室	霹雳广东会馆		陈志成夫人
	霹雳嘉应会馆		万志雨
	霹雳江夏堂黄氏宗祠		李用谋
	霹雳留台同学会		<b>胡墉生</b>
	霹雳客属公会		叶义权局绅
	曹注根、向丽珍夫妇		拿督黄松俊局绅
	霹雳中华罗汉团		宋子江、黄翠桃伉俪
	黄金发		黄烈芳
	马来西亚增龙总会		黄李慧群
	李荣灿、林换		陈振松
	霹雳大埔同乡会		<b>霹雳丘思东局绅</b>
	霹雳的士协会 1984 届理事 (应为“1984 年”，非“届”)		准拿督陈朝玉
	霹雳建筑公会		罗生泣教室
	霹雳酒商公会		汤国英局绅
	梁锦基		周马成
	霹雳三江公会		
	陈隆丰		
	霹雳什货行（即杂货行）		
	钟俊良局绅		
	霹雳电业商会		

资料来源：整理自育才中学捐献各建设命名（1981-1990）

附录十一

坝罗古庙捐献名单（1968年11月16日）



（摄于2016年7月28日，坝罗古庙庙内壁上）

# 附录十二

## 坝罗古庙功德坊名录（2002）



（摄于2016年7月28日，坝罗古庙壁上功德坊）



### 附录十三

打打双威迷失乐园（Sunway Lost World Tambun）俯瞰图



资料来源：怡保市政厅 2016 年 7 月 28 日提供原件资料。

### 附录十四

崑崙浪休闲公园（Gunung Lang Recreational Park）



（摄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



## 附录十五

### 拿乞区御景湾住宅区（Water Village）



（摄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

### 金沙湾住宅区（Bay Resort）



（摄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

孟加拉小西湖（Taman Tiara）住宅区



（摄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

## 附录十六

### 访谈人物简介

#### 一、丹斯里拿督丘思东

人物姓名	丘思东
日期	2016年8月13日
时间	上午10时
地点	金宝大酒店
简介	<p>-他与其祖父、父亲皆从事锡矿行业，常在怡保与金宝区来往</p> <p>-1950年代开始从事锡矿业，直至1991年全面停止其矿场操作</p> <p>-曾担任霹雳嘉应会馆会长和副会长，现霹雳嘉应会馆名誉会长</p> <p>-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前会长，全马矿务公会前会长</p> <p>-金宝拉曼大学发展委员顾问</p>

## 二、廖伟华



人物姓名	廖伟华
日期	2016年8月3日
时间	10.00a.m
地点	红坭山华文小学
简介	-自2014年担任拿乞新村村长 -1963年出生，土生土长的拿乞居民，见证拿乞新村演变。